

定興鹿氏家譜

卷十三

贈言

定興鹿氏家譜卷之十三

十四世孫荃編輯

贈人以財謂之惠贈人以言謂之德在昔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然則君子之交欲得
一言以爲韋佩豈淺鮮哉吾先世士大夫所交
遊者皆當世名賢而嘉言懿行又實足動大人
先生之愛慕故投贈之文彬彬乎盈篋矣今不
具載惟載其切吾先人之生平出處而非徒侈
文藻以爲工者錄贈言

定興鹿氏家譜卷之十三贈言目錄

明封文林郎山西襄垣縣知縣龍江鹿翁暨配贈

孺人李氏行狀

蕭良有

鹿太公傳

孫奇逢

書鹿太公家傳後

李光地

明贊治尹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贈嘉議大夫大

理寺卿諡忠節乾嶽鹿公行狀

茅元儀

鹿太常傳

盧象昇

鹿忠節傳

載理學宗傳

孫奇逢

忠節鹿乾嶽先生傳 載明儒學案

鹿忠節公傳 方象瑛

鹿解元傳 范士楫

賜環記 茅元儀

題鹿伯順十五種認真草 孫承宗

鹿忠節公集序 范景文

鹿忠節公集序 茅元儀

金花始末序 孫含

讀金花始末跋 孫銓

馬房本末序 孫含

籽粒本末序 孫含

粵東鹽法序 孫含

福建鹽法序 孫含

待放草序 孫含

典餉草序 孫含

題鹿伯順典餉草 孫銓

樞曹草序 孫含

榆關草敘 孫銓

榆關草序

孫含

奉常草序

孫含

讀奉常草序

孫銞

無欲齋詩鈔序

李光地

鹿忠節公年譜序

陳鉉

北海亭記

茅元儀

北海亭集引

范士楫

北海亭集序

茅元儀

北海亭集序

孫奇逢

家訓序

孫奇逢

范陽鹿氏世訓序

孫含

祭鹿太公文

載定興縣志

杜越

祭鹿太常文

孫承宗

德紀題跋

姚希孟

解樾

孫承宗

上鹿太公一百韻

魏學洵

讀明季魏孝子學洵贈鹿太公百韻詩摘四十韻

李光地

讀魏孝子贈鹿太翁詩漫賦三十六韻

宮鴻歷

乾坤北海亭

戴明說

茅元儀

張其珍

賈步島

魏一鰲

劉成章

北海亭行

范士楫

鹿靜觀邀過北海亭

孫奇逢

拜掃鹿先師墓感賦

杜越

酌石卿解元

杜越

題為靜觀纂家訓冊

杜越

明封文林郎山西襄垣縣知縣龍江鹿翁暨配
贈孺人李氏行狀

鹿翁者保定之定興人也諱府字汝積龍江其號翁
先世始祖榮隸小興州國初徙定興重婁社西江村
遂家焉榮生德德生詳詳生景玉景玉生文通文通
娶於杜舉丈夫子四人翁行叔而翁年甫十四則杜
已見背矣翁以童稚奉文通鰥居也性至孝善承顏
色有小恙輒涕泣問醫瘳乃色喜而又以其閒受族
叔清江公學就外館攻苦茹勤至忘寢食趾不及家

闕爲常亡何居文通公喪哀毀過甚腹中積有冷氣寒輒發發輒呻吟不能禁始罷去博士業不復習憤然曰夫青雲事豈其必身自致爲愉快哉吾姑埃之而是時亦已受室李孺人尋舉伯子今御史君御史君生而穎嶄然見頭角忻忻慰藉曰亢吾宗不墜吾先人志其在此子矣雖慈愛甚然日諄諄以義方誨之稍長命就清江翁高第弟子郭廉菴進士請業焉而翁善教御史君善受教年十六遊邑庠文名蔚起例庠生免二丁繇役翁則命御史君毋我之免免伯

仲此爾祖訓誨吾儕意也其善承先志類如此歲庚辰御史君成進士授河南息縣令歸拜堂下而翁喜可知也翁則日又以居官要領蚤暮訓誡御史君能其官尋以李孺人喪歸復除山西襄垣縣令歷前後三載考最當宁嘉之勅封翁文林郎如襄垣官翁益喜且跼踖稽首望闕下拜曰老人安所徼國恩如此爾其第益修職業圖稱塞萬一久之御史君用異等徵授今官翁來視邸中清素如爲令時益大喜乃歸最後復來視居數日疾作急問醫謂中痰且稀年不

任治遂卒翁性和厚能濡忍卽有以睚眦加者不爲校稍悔厚遇之如初故族黨閭里中無論識不識靡不心伏翁長者翁孝友慈惠篤大義雖自檢飭則然乃李孺人有內助焉孺人本村中望族女嫻姆訓閨闈莊肅性尤儉朴有少君裙布風卽旣貴無敢以汰訓也而獨不吝施予歲大祲族屬多不能存者翁解衣推食孺人益從旁從與無敢以乏告也翁故勤督御史君學孺人愈嚴誠毫髮無所假無敢以姑息廢也蓋歿之四年始得贈典里中猶以未及親被恩命

爲憾雖然亦可謂內外儷德榮哀備美者矣翁生正德戊寅十一月十四日卒萬歷庚寅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三孺人生正德己卯九月初三日卒萬歷辛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三人長久徵卽今陝西道監察御史君娶省祭官王世科女次久大庠生娶馬琛女次久光庠生娶張相女大光俱早卒女四人長適蕭世寶男九遠次適張用之男利仁先卒次適劉澤男尙忠次適任恩男兵部武學生大儒孫男二人長正庠生娶武舉田應奎女次直

庠生娶武舉任良材女女五人長適涿州國子生陳
玳男庠生一新次適參政韋以誠男沂次許聘李珏
男某曾孫男三人長善繼娶容城縣庠生王之楫女
次善言善行女四人長許聘戶部主事陳所見男某
餘尙幼方御史君之甫含斂翁也良有亟往唁之御
史君泣血哀毀移時乃收淚謂曰當先孺人就窀穸
屬草次銘表闕然不孝負罪深重矣今家文林公見
背將啓孺人殯合葬焉而不自揣欲丐言老師門下
顧竊計非得吾子爲之狀不可言已復大泣又明日

撮行略見示良有與御史君實同門雅相善也誼不
得辭抑語有之不知其父視其子迹御史君兩任令
尹若其在臺中所自砥礪考厥先德當不誣惟老師
憐而賜之一言逝者不朽門下亦不朽謹狀
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承務郎經筵講官漢陽
年家晚生蕭良有頓首撰

鹿太公傳

孫奇逢

太公名正號成宇侍御豫軒公長子太常伯順父也
侍御宦游公拮据家務一意以明農課子爲己任故
侍御公無憂內顧太常未嘗北面一塾師而業就生
平勤儉持家卹人之急甚於己當厄之與寧直無難
色恆慮人有難盡之言也公表弟劉正心以一言之
諾養其妻子終身爲之娶婦者二嫁女者二蓋慷慨
好施自其天性與人不設城府不岐面背臨事嶄然
有斷性簡朴聲色服御去之若免惟孝友節義以此

自律並以誨人侍御公寢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年嘗一夕數起假寐几榻閒微聞侍御欠伸狀卽屏息而俟早夜禱瘳頭鬢爲白其侍母夫人日夕依戀伯順嘗一再迎養京邸席未煖而歸裝是束日奈何戀游子而牽堂上老人遠思也七十歲居母喪猶寢苦食淡哭泣如禮終身之慕殆謂是與篤念手足與弟直友歡垂白無閒鰥居日伯順欲擇一侍子奉起居公不許曰若以而翁爲苦耶吾自覺無不足處且此事早已看破固無一可者風雨蕭然彌發嘯咏

性不解飲而雅好客流連下榻丙夜不倦客或請少休則謂君豈以老夫爲醒眼君輩舉爵吾汨汨亦若有酒賜也枯棋三百拉一二同調槃礴其閒竟日對壘並忘勝負制詞有溪山寄傲覺海鷗猶有機心木石與居笑雲鶴仍無定性得公神矣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閑中卽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憊庶幾與里閑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儻哉有司至門恆踰垣以避歲請鄉飲始勉一

赴後絕不往孫化麟中辛酉解元製一褐袍伯順自塞上歸一裘爲壽公復嚴戒之嘗謂生不能挽流習而席祖父以自張藉子孫以自奉此其人殊堪嗚噉蓋公以高風古韻生平爲王彥方陳太邱逾四十年鄉里蒸蒸何論家庭閒矣至天啓中璫禍起網羅密布一時如左魏周諸君子皆伯順密友俱遭禍三家子弟賓客絡繹江村謀所以爲左右力公挺身周旋不計禍患甚至釀金應比聲闕長安旁觀者代爲公危公不顧第曰老人籌此已熟矣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我肯惜一身爲吾子蘭籍辱崇禎朝己巳之變范撫軍入援公湊粟五百餘石犒師嘗割腴地數十畝代合族貼軍其仗義急公類如此當伯順發金花落職後復從高陽相國督師渝水人皆爲公慰且危公獨掀髯長笑曰臣子不當如是耶持祿養交非吾子事且如先侍御抗言大節何迄伯順殉難猶毅然曰得其死矣世受國恩可借此以報九廟之靈亦復何恨觀此公所自處與爲子處無論富貴於生死又何如也公嘗擁五世於一堂人倫之盛海內寡二後以

孫化麟爲父叩闥悴死終不勝鬱痛以歿海內聞而悲之乃余猶不能無感余於公以猶子侍乃不督過若以孺子可教也歲時風雨譚塵棊枰遇余必色飛卽忿怒激切時徐出一言無不立解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余交伯順四十年公四十年如一日後子孫之殞及公病以迨屬纊余無一時不侍左右屢欲爲傳顧痛不能屬筆聊述其概如此亦承公之素命也

書鹿太公家傳後

李光地

班固謂四豪者五霸之罪人也漢之俠者又四豪之罪人也豈非謂其赴難死黨而不軌於義無益於公與東京之季倚乎公義矣然亦有徇聲挾氣爲之者不根於忠懇之誠不出於醇厚之德則於儒者之行猶遠故論之者曰一變至道也鹿氏父子祖孫粹然儒者其服官居鄉潔修亮節暨乎投難死毀代有傳紀太公則介乎其間終身不仕頽然若一耕夫耳當魏忠賢糜滅善類之際中外仰息回炤濺波靡不焦

爛於斯時也能爲申屠太邱之事亦庶幾賢矣而太公護持營救歸骨收孤曾不慮吹毛之及已卒以誠心厚德神之相之雖有害幾莫之能發此其所處較諸古人不亦優乎或曰不在其位而犯其難於中道概乎余曰不然國步方艱食土者皆君臣也嫠猶恤宗周之闕況公之父子皆朝列非遯荒出逃者比詩曰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觀其佐父以清直而勛子以勤瘁直至視其子孫殞身以殉忠孝而悲慰交胸大義慨然則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矯節而無忤於聖賢也決矣其諸隱德細行具傳中不悉論茲特論其大者以風焉

明贊治尹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贈嘉議大夫
大理寺卿諡忠節乾嶽鹿公行狀

公諱善繼字伯順學者稱爲乾嶽先生卒之日天子
易名曰忠節保定之定興人先世當國初自小興州
徙於定興之江村故自署曰江村漁隱始徙之祖曰
榮榮生德德生祥祥生景玉景玉生文通文通生封
文林郎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知縣府府生監察御史
褒贈光祿寺少卿久徵久徵生封贊治尹中憲大夫
太常寺少卿正公之父也公生而端凝長而嗜學介

然自守無溫飽之意求姚江全書誦咏之理學經緯皆本於此同邑范一泉先生篤行實學日夕從之遊鄉人目之曰古先生舉丙午賢書布袍草履蕭然誦讀究心於天下之大聚徒教授足不窺公府至義憤所激每以身觸禍不避時孝廉薛一鶚邑令宋繼登館客也令以讒去邑紳修卻者中禍於薛公奮髯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置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是可誣也孰不可誣也身幾并禍事卒得白舉國稱仁者之勇

七年成進士出故相葉福清徐上海之門以尺素代文幣上海亟稱之請假歸襍被蕭寺教授如曩時夷然無謁選志當爲孝廉時卽與容城孫徵君啓泰結生死之交居恆相勵曰於世味不冷於名義不熱武鄉事業所由來可念也時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敬而訪之江村與結友去後皆以忠死乙卯始謁選或訝之曰自知花樣不時耳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謝交游絕宴會日講求於職掌遂與其寮袁應振精心鹽筴袁出領淮甯爲百年第一公爲粵東八閩鹽法

定興府志卷之三
議說皆不刊監督馬房甫莅卽清冒破三百緡於宦
豎囊橐未幾奉太君之諱歸一慟遂絕蘇而勺水不
食者七日席塊三年哀毀侵濕病不仁者終身時定
興有籽粒事籽粒者邑有地千餘頃窪濼不任犁鋤
故永弗稅黠者以獻勳戚璫豎請於縣官遂賦之於
民以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
盡烏獸散公爲力言之當事求以折徵法寬之璫豎
激上怒禍且叵測力執不允公奮髯曰羅文恭不云
乎此生活得干人命甘心不向世外求慘澹經營者

十餘載其事終以濟民至今尸祝之服闋補河南司
主大司農章奏兼署廣東司事會廣東解金花銀至
金花銀者折糧之銀也故事屬司農以供文武吏之
俸餘以資國計萬歷以來歲以一百二十萬入內庫
言者每請以歸外上弗允遼方用兵餉中絕督餉大
臣議出之上弗允請帑又弗允公奮髯曰與其請不
出之帑何如畱未進之金花局外者方議畱局內者
且議進千古清議誰其任之如干宸怒願以身甘死
大司農疏聞上命奪俸一年勒補還大司農不敢違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三
公奮髯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卽堅
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曰奄人麇集闔扉不聽其出勒
問太倉銀所在公飛札主太倉者劉榮嗣示以意劉
解人也報云發三日矣實未發也詔速補還公執曰
有可還安用借乎謂奄人曰卽以此語回奏奄人難
之公曰臣子死生惟命奄人爲感歎而去公告大司
農曰願終以身當罪公爲力持不補則將來事猶可
爲也詔奪堂官俸二月降司官一級補外不得朦擢
公得山東鹽運判官大臣臺省力爭之并擬降者不

報公候命久之兩疏請放又不報公遂徑去而金花
銀遂補還矣當決計時羣掾環泣曰非公專責何苦
認真獨煩一推署符耳後公刻所著文章十五種吾
師高陽公題曰認真草蓋快此言足以肖公生平焉
歸而教授如曩時道日以尊門人日以進公布袍草
屨自若不屑以諍臣自居光廟登極首復公官典新
餉庫新餉者以遼事起司農無策驟議加派數百萬
盈於國計故別立庫設官主之首以屬公公立法曰
外解至卽面交領解者但爲衡較不入庫餘羨之數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三
萬金盡絕新餉初立外解不時至公奮髯曰天下有
芻糗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口馬裁腹而得成功者
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拜疏請發帑百
萬不報是時光廟初政疏無畱中者公疏獨不報乃
再疏力言之又不報未幾而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
主職方司事管題覆時羽檄旁午議者又人置其喙
公削牘立應捷如流水念大法不申神氣不張與同
舍郎葉震生耿如杞爲大司馬崔景榮草疏曰今非
決於行法萬無可望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乞將臣

速正典刑某逮某斬某戴罪以彰朝廷之法上半爲
允行羣臣不便之御史游士任馬逢皋疏刺三君小
臣公疏曰三臣曹郎固小臣也御史獨大臣乎二百
年來御史氣焰占絕朝廷而考時論事曹郎昌言嘗
居其半士各有志不可輕相亮也卽日拜疏出署詔
促還部逢皋復有詬語公報之曰天下不能爭者氣
焰不可奪者千古之是非不敢避者艱難不可喪者
一身之廉恥行矣御史好爲之神廟之末言路鳴張
無敢撓其鋒公獨諤諤不少遜天下謂披逆鱗尙易

也公不得去力逮敗衄者不少假而請錄名將戚繼光舊勲卹死事高邦佐潘宗魯張振德等是時大司馬王象乾輟部事行邊請用廢弁張思忠等職方耿如杞知其數求要人干用不許故要人爲轉乞於外持不可大司馬曰甫出春明不得關用舍乎力爭之福清爲擬旨曰本兵行邊所用舍司官豈得違阻耿君謝病不起公奮髯上書福清曰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本兵在部其所欲爲與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言莫

予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納何況行邊之大臣乎職方去而干澤者便請托者便職方釋巨擔出萬死以去何所不便恐國家受其不便耳勿謂能違阻之職方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職方爲小失也福清驟聞之大怒公徐曰此弟子事師之誼耳豈以小臣抗相君爲名哉福清笑而賞之其所請竟格公聲甚噪請書草者屢滿戶外公曰國事至此寧直非臣子愛官時豈臣子愛名時乎誓不以示人高忠憲公薦公剛毅清約真實任事當以職方郎中兼御

史專督輦下保甲教民忠義上允行竟不果高陽公既參大政來蒞部事毅然以果銳英華振柔靡之氣公舉手加額遂從之閱榆關閱畢公曰今日之事當先換逃官逃將使耳目一新旌旗一變事無不可爲不使畏法而不畏戰事未有能濟者高陽以之入告乃得馬世龍薦之高陽拜爲大將軍時議欲用公爲符丞又欲以爲銓部公辭曰使某丹徼之閒回首想此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其事乃已高陽在關恢遼疆四百里凡五城二十七堡唯余與公造膝密畫

公出而授諸大將余時以身先之蓋與公同參軍事共臥起日息者三歲公澄然若止水而計畫周密決機奮迅其謀謨調劑之功有他人不及知唯高陽與余知之高陽公曰伯順在坐使人非幾盡杜儼若嚴師其助我神明者不止謀謨矣至嚴餽遺絕宴會冷面辣手古軍中所無也獨孜孜人才聞將吏小善鼓舞有成爲護持雪謗不避嫌疑故羣材並萃百寮肅清叢弊盡革至今二十年名將無不出高陽之門天下言軍政者無不稱高陽時爲法公之力居多余愧

不及也時前後兩大司馬王公象乾袁公崇煥皆主款公深闢其言義形於色高陽出守寧遠中朝懼且詬謂幕中實主之蓋指余也公寓書中朝曰撫軍張鳳翼津送家人民謂大吏已有棄人心洶洶思潰故以早春出駐寧遠料理屯田人始安堵如故且日扶老攜幼就田關外大凌河之捷闢國百里過師於枕席之間今望邊人者切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深而不得謂之知邊事相公於兵鬼神莫測其用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卽幕中參佐日承警欵猶有不

能盡知者而欲向行路之人問消息從千里之外揣是非乎於是羣疑始息十二車營成高陽將渡河同公入奏抵通州矣時逆璫新用事人有言高陽將清君側者璫恚望拒之或曰功成之日復能拒乎將無死所矣當以省餉之法減兵以掣之公寓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也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今之持論以沮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原非進取意在退怯

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術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之衆不能供一日之謀銷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旣廢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時都門之光景猶然憶否身在事外之朝論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朝論以撼邊情忠臣義士惟有長歎而已一日謂余曰病骨不葬邊外恐當葬園扉耳余驚問之蓋當忠賢

屠戮士大夫魏忠節周忠介左中丞光斗耿兵使如杞皆公友也家人躡之者人莫敢舍封太常公素有朱家魯褒風盡舍之且與孫徵君奇逢張有道果中經紀周悉公聞而又力助之籍籍聞貴幸閒矣余曰曩清君側之譌謂公爲謀僕爲前茅禍在俄頃今死亦後矣又何疑相與撫掌而起高陽公得請余與公同疏乞罷公歸臥江村而余旅居津門以待命議者皆不允公四年邊人不邀半級以資次始序遷員外郎至是又以資次以武選郎中召公堅臥不起三請

不已始得請而余且矯旨削籍矣今上登極誅逆璫
召公爲尙寶卿余亦以賜環將有言舍於公家公以
時事尙非正氣未復無出意余荷上褒將授賑果爲
餘焰所燎幾無完膚上曲爲保全終以波連還舍公
家幾如璫禍時四君子之相累公毅然不顧日夕講
道論文使余忘羈旅之色余爲顏所居曰北海亭曰
三年以來爲張儉之藏壁者多矣天下孰不仰北海
之風乎正人漸還時論日清余力爲勸駕始勉起瀕
出懷靖節歸來圖以登車曰不敢負也旋擢太常寺

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是時公物望旣高士論攸歸旦
夕柄用而公猶勤於吏事清麻連三百餘金張北倉
散米八百餘石有裨於公不辭嫌怨猶若此己巳冬
烽火逼都城畿南潰散公以非急起高陽公出馬世
龍於獄不可士大夫信而和之上乃召還高陽世龍
脫桎梏秉將篆卒以復四城獲全勝千里寧帖公功
第一時忌者以危法中公賴上得免遂謝病去再疏
始允歸而教授如曩時夷然不屑以名位自高刻四
書說約其學大約本於餘姚而折衷伊洛出入朱陸

不爲一家之言每舉象山自立之語爲談柄以做人爲人生根本以希賢希聖希天爲做人規模以正心誠意爲做人樞柄以知恥爲做人機竅以視聽言動爲做人所藉以通天下之關會以非禮奉承軀殼者自壞其人者也開輔仁社教之曰秀才作第一文字而無才子氣作第一人品而無名士氣方可爲天下第一流丙子畿南警出不意邑令請入守人皆沮之公曰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遁則實篋以降燕趙男子之恥也請爲洗之遣其家人奉封太常公避

難誓以身殉城城旣頽堞士復枵腹邑令病不能支力爲部署鼓舞攻六日城破不屈死公清介絕俗嚴冷性成榮名利祿不入其懷毀譽是非不撓其意好才嗜學老而彌篤孝友敦義必盡精微居喪之後常苦羸弱出入危疆自強不息後日以愈竟不以病死急人之難不啻如身難進易退真見其人卒之日遠近震悼封事爭爲請卹天子爲特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廕子祭葬且賜諡專祠祠額忠烈蓋備禮矣論行核品不特以死事也公卒子徵君孝廉化麟以至

定興縣民家譜 卷三 三
行紹學不勝喪死公父封太常公人倫師表繼孝廉
而逝三喪一時忠孝義俠痛羨皆極高陽公爲詩六
十四首以哭之其卒章曰聞說茅容淚蕭蕭道路長
蓋知公生死之交存者唯孫徵君與余也公母田贈
恭人配王贈恭人繼王封恭人子一卽化麟中順天
辛酉鄉試第一人被徵未起遭公之難娶諸生孫可
大女女一適諸生宋從龍孫男四長盡心中順天丙
子鄉試娶陽曲知縣范士楫女一泉先生孫也次洗
心承公廕爲胄子娶貢士賈爾霖女次悅心聘舉人

張懋勳女次從心嗣公從弟善言聘貢士張果中女
果中公高第與孫徵君佐封太常爲璫禍諸賢舉義
者也孫女二長適諸生劉世冕次適胄子王熊蔭曾
孫男三有爲有守有品俱盡心出盡心屬余爲狀余
烏敢辭雖然公之行彰著於鉅公公之學傳習於學
者公之言詳明於質公先生所刻公集三十卷余何
容狀哉

前遼東總兵官翰林院待詔通家小友茅元儀頓首
謹狀

鹿太常傳

盧象昇

天啓壬戌余始成進士觀政於司馬時職方有名郎
二人一爲吳君淳夫一爲鹿君善繼吳風采曠發鹿
淵然簡靜皆弈弈負人望未幾吳失身逆璫驟至卿
貳旋死西市鹿恬於仕進忠挺絕世卒殉封疆華岳
重泉豈不介於一念哉今見主上特贈鹿公爲大理
卿予謚賜祠猗歟盛矣爲作鹿太常傳公諱善繼字
伯順人稱之曰乾嶽先生國初自小興州徙於定興
神廟時有忠諫御史鹿公久徵公之大父也熹廟時

定興周氏家譜 卷三 三
東南諸君子構黨禍有挺身破家以救之事雖不果
海內競傳鹿太公正者公之父也公少而卓然自立
志於古人之學究心於國家典故經畫匡濟鯁鯁不
倦古貌莊端髭髯飄飄如仙人望而知爲偉人丙午
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退而芒屨布衣教授諸生無謁
選意每曰花樣不時奈何入世獨與孫徵君奇逢爲
莫逆交孫君一介不取六年廬墓真孝廉也兩人相
得不可一世士魏忠節周忠介獨聞而訪之四人遂
訂交於楊忠愍祠下歛歔笑歌人不測也勉起爲司

農郎時神廟在御久士大夫相與偷愉頗結交飲宴
奄奄如曹李卽得嘉譽華選公獨反之日講求於職
掌與同舍郎袁君應振精心鹽筴曰兵弱矣禍將起
救弱莫如強非富則不能強非鹽筴則不能驟富而
不病民故獨嗜之二君子鹽筴遂爲專門袁君領淮
鹺振百年之衰至今賴之公爲粵東八閩鹽法議後
之謀國者不能易也大司農察其貧使督圉政稍可
資以衣食公一無所問而清冒破三百緡於奄豎之
手幾及禍不避也未幾奉太夫人諱歸勺水不食哀

定興府志卷之三
三
慕若孺子人稱其至孝服闋補故官暫署廣東司時
遼事起天下無兵兵苦無食一如公料遼餉絕事且
敗而大臣力請發帑不許請還金花銀於計部又不
許時廣東金花銀適解至公遂擅以應遼上大怒羣
奄聚而噪公安之急呼入衆且謂予杖公飲噉自如
至闕而羣奄闔扉畱之使立解公寓意於司筦報曰
已發三日矣歸而勒之還公曰有可還安用借上謫
公去而勒大司農還內庫時直聲動天下公卿臺省
競爲之請公乞歸皆不報公竟不待報而歸菽水爲

養教授如平時有終焉之志光廟御極首復故官使
典新餉蓋是時司農仰屋無計驟加派於民幾倍於
惟正之供故別爲藏察廉吏以主之遂首以屬公公
爲立章程解者至自封識而寄於庫領者至卽面衡
以交之官爲持平而不爲出入一無所潤於其間吏
亦不得上下其手司農以主庫爲脂此法立便如水
矣遼陽失察才吏以補職方時遂改主其事余故得
望見公公爲大司馬草疏請斬逃潰將若而人逮逗
畱將若而人自請先正典刑以爲行法之本當是時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天下久無法聞此言皆震動而言者遂指摘之公又
力拄言者之口神廟時犯顏易而犯言路難公諤諤
不特朝陽之鳳矣時天下久不用兵將帥皆飲酒賦
詩以自飾無有知兵者而一經變故士大夫亦鼠竄
去公曰不獎往無以掖來也乃極頌戚大將軍繼光
之功請錄之而卹死事之監司高邦佐潘宗顏縣令
張振德以風焉大司馬王象乾以中樞行邊請用廢
弁張思忠爲將思忠故猾吏也爲姦宄都市中求要
人以干職方職方不可乃介要人而求行邊者公與

其正郎耿君如杞力持不可揆地擬旨切責公上書
首揆曰本兵在部其所爲有與功令不合者方且事
事爭執何獨行邊而不可且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
子方容廷臣之獻納何獨行邊而不可勿謂能違阻
之職方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職方爲小失也首
揆震怒公不變色事竟格是時言有職方無大司馬
上特簡孫公愷陽以輔臣莅部孫公違衆論辟逃臣
公曰邊事可爲矣遂從之閱榆關請換逃官逃將以
新耳目使畏法不畏戰事無不可爲蓋公在中樞一

定興居士集卷三
意持法始終不變士氣賴以振云時朝議欲以爲銓
郎且以爲符丞公謝之曰使來丹徼之間不忘情於
此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卒守常調四年邊人不
遷一階天下服其恬孫公恢遼四百里五城二十七
堡公謨謀之力爲多孫公且曰伯順在坐使人非幾
盡杜儼若嚴師其助我神明者不止謨謀矣孫公方
欲渡河恢遼而朝事中變逆璫魏忠賢爲政孫公入
請對以公從璫疑爲清君側惡幾不免而時又逮楊
左周魏公之太公舉義爲助破柱爲匿公益幾不免

時燕趙之士皆階璫驟貴公獨與今大司馬質公范
公凜凜自持堅臥不起天下曰悲歌慷慨之風盡萃
於二公矣今上御極首以公爲尙寶少卿公逡巡兩
年而後出登車之日懷靖節歸來圖以自勵曰不敢
負也擢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時物望旣高士論攸
歸旦夕柄用公猶勤於吏事如初服官時清冒破銀
米各數百計己巳冬都城戒嚴倉卒無可倚公獨以
非起高陽孫公不可孫公出而四城復圍以解公功
第一公獨引疾歸爲四書說約教授如曩時公之學

本於餘姚出入朱陸不爲一家言天下稱其躬行實踐居七年都城再警且至畿南公家於江村去定興一舍其子解元化麟侍太公以避而身入孤城爲守邑令病守禦凡六日不能支公從容就義被刃而死解元亦不勝喪死於孝嗚呼烈哉士大夫爭頌於朝言公生平大節不當徒以死事褒天子特贈公大理卿廕子賜祠祭葬如禮且爲易名焉公之官亦遂與吳淳夫等後死者且八載而相去若此當其時使有更志焉其可易地皆然也可不勉哉故予與公甚疎

獨感而傳之

鹿忠節傳

載理學宗傳

孫奇逢

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黨禍作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公性端方謹愨歸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覲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有疑於心乎自

是而論交日盛萬歷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郡周順昌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鄰居僧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公得謫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爲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拈尋樂大旨爲及門談柄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

題覆章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洶洶公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福清擬司官不得違阻之旨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

定興縣志卷之三
清謂其刺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
理部事公舉手加額迄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適吏
部缺司官羣欲挽公公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
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
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游兵可至七百里無一不出伯
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
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
家居四年學力日充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
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與同人諄復口

授崇禎初起公爲尙寶寺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
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
公做人做事一味認真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卽在
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却要識沒字理則公之自
得可知矣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講
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旣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
談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
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尙遇於朝房景
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公佐高陽丙子秋七月定興

被圍是時公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或挾刃逼公公不爲動遂死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忠節賜祠額忠烈子祭造墳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歸草尋樂大旨認理提綱無欲齋詩草若干卷行於世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喪死

忠節鹿乾嶽先生傳

載明儒學案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之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劄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爲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賊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福清爭之無以奪也

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爲尙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城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卽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爲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先是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世有名畿輔祖久徵萬歷八年進士知河南息縣時詔天下均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部使者譙讓之久徵曰均田以紓民乃病民乎持初議益堅得無加賦而息田故額二萬八千頃至是占隱畢出溢田四千餘則以見賦通攤之田乃大均再補山西襄垣縣值旱荒民多流亡前令不時報以逋賦責存者久徵按籍除懸額七百戶民獲蘇而流亡復業

鹿忠節公傳

方象瑛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先是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世有名畿輔祖久徵萬歷八年進士知河南息縣時詔天下均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部使者譙讓之久徵曰均田以紓民乃病民乎持初議益堅得無加賦而息田故額二萬八千頃至是占隱畢出溢田四千餘則以見賦通攤之田乃大均再補山西襄垣縣值旱荒民多流亡前令不時報以逋賦責存者久徵按籍除懸額七百戶民獲蘇而流亡復業

定興府志卷之三
擢陝西道御史首言吏治在先責撫按大旱求言復
上省聖躬禁酷吏恤民隱三事巡按蘇松諸郡請移
督糧水利道駐江陰條上息刁訟等十六事皆見施
行方是時上以軍政考察不當罪兵部並斥南北科
道五十餘人御史馬經綸以爲言亦奪職久徵適還
朝上疏申抃辭激切上怒謫判澤州久之遷榮澤令
未任卒父正字成字久徵長子也少爲諸生以孝聞
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爲人倜儻有道骨能急
人難至激於大義爲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八

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云善繼端方謹愨少以祖
父爲師萬歷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一年成進士投
牒歸江村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長洲周順昌聞
而訪之定交蕭寺中數歲始授戶部山東司主事精
心鹽筴爲閩粵鹽法議內艱歸服除補河南司署廣
東司事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
俸萬歷後始入內庫遼左方用兵餉中絕大臣請出
之不允請帑又不允善繼言於戶部尙書李汝華曰
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畱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

身任汝華如其言疏請上怒奪善繼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善繼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謝日奄人闔扉勒索太倉銀善繼飛書主太倉者劉榮嗣劉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詔責補還善繼復持不可曰有可還安用借請以善繼言回奏死生惟命奄愕眙而去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善繼危太公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兒事尋奉旨奪汝華俸善繼降一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金花銀竟補還矣

秦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盡斥諸耗羨陋規外解久不至善繼嘆曰芻糗不前安得成功然餉加於民民窮又安得應抗疏請發帑百萬不報亡何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舍郎葉震生耿如杞爲尙書崔景榮艸疏請罪行閒將吏以伸國法廷議多不便善繼上疏力爭復請錄故將戚繼光後恤死事高邦佐等是時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起用廢弁張思忠等與職方耿如杞議不合如杞持之力有旨責其違阻善繼上書首輔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

債帥請托今如杞不徇情乃以違阻罪之如國事何
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
爲小失也向高是之議得寢高攀龍爲都御史薦善
繼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輦下保
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竟不果天啓二年大學士孫
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素重善繼善繼曰今日之事
惟更易逃官逃將使畏法不畏戰事乃有濟承宗然
其言請寘王化貞於法並劾治逃臣高出等承宗閱
視關門善繼從及出督師復表爲贊畫勾稽將卒審

察營壘識馬世龍偏裨中薦之爲大將承宗在關拓
地四百里善繼籌畫居多承宗嘗曰伯順在坐使人
非幾盡杜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謨謀也其相引重如
此十二車營成承宗巡昌薊將入賀聖壽因面奏機
宜魏忠賢方用事有言樞輔將清君側者魏廣微以
告忠賢矯旨促返鎮其黨李蕃等復議減兵省餉以
掣之善繼移書極論皆不省時銓司缺廷議屬善繼
善繼辭曰樞相一日在師中善繼卽一日在幕中主
憂臣辱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吏部諸

君亦安所用之承宗語善繼曰太宰以銓郎待君子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七箸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目善繼顧忍以常人目家君乎承宗改容謝之方是時忠賢大興黨禍光斗大中順昌先後逮詔獄考死皆坐贓追比三氏子弟踉蹌至無敢畱者率主善繼家太公爲之周旋橐餽醵金應比善繼聞而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鹿氏父子不顧一時義聲動天下以久次轉員外郎遷

武選郎中承宗爲璫黨楊維垣等論劾屢疏請告善繼亦引疾歸江村崇禎元年起尙寶寺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里九年七月定興被兵善繼時居江村邑令請入城守親族勸勿行善繼曰我雖無城守責每見士大夫非降則遜吾所深恥遣子化麟奉太公避亂亟入城爲令部署守禦凡六日城陷不屈死之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慨然曰吾兒誓以身殉城今果然矣事聞贈大理寺卿謚忠節仍建專祠賜祠額曰忠烈承宗爲詩六十四

定興府志卷之三
首哭之已而高陽破承宗亦死善繼少嗜學得王文成傳習錄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嘗與諸生論經義人服其記誦善繼曰貴能醒耳豈必記醒得如何是我則古聖賢皆覲面可質矣與容城孫奇逢以學行相砥礪從遊者日益多每拈尋樂大旨教諸生大要以認理爲主故節義經濟皆卓然有以自見子化麟有文行舉天啓元年順天鄉試第一人伏闕訟父忠不勝喪卒孫盡心亦舉崇禎中鄉試有名於時

鹿解元傳

范士楫

天下風氣樸於北不亟聲譽萬歷中廼有諸生時卽以文章噪公卿之口者自定興鹿仁卿始其爲人也外淵內穎曾大父侍御膝置語客曰吾家徐陵也因名化麟云十四歲時予大甫雲中公於侍御款見其文大驚謂才跨其父侍御笑曰卽其父亦云就邑令試萊陽宋公繼登海內負人鑒者拔君第一予亞之宋公命寫其文數百本邑故孔道輜軒至輒投之以兩童爲地瑞由是聲颿起試草一出鈔將貴紙郡國

之游看且填巷牛豕私於前輩豸使題爲功人辛酉
之役傾都慶首科得名士亡以作解元爲仁卿幸者
楊戶曹筆其事略謂賓興歌鹿鳴勸駕仁卿姓可書
麟趾啓周今元士應運仁卿名可書久期冠冕今果
哀然解額其俊才可書未三十其早貴可書而翁乾
嶽適負公望爲少司馬其道濟可書祖成宇先生方
嚴高潔冲然居鼎盛其德業可書先生母王太君年
八十有二子斑衣孫執戟曾孫冠多士元孫讀等身
書其慶澤可書侍御抗疏爭臺諫判澤州少司馬引

誼畱金花判鹽鐵祖孫骨鯁一轍少司馬召拜今秩
往不可禦顧侍御莫逮則又報施於厥曾元其淵源
可書長安傳而躓之乙丑璫禍起左魏皆奉常之死
友時奉常幕榆關成宇公開北海亭內其子弟倡義
醵金爲援及二公斃杖復經紀厥廣柳甘株坐如飴
由是奉常父子義問塞天壤不知營復壁走危關始
終此舉者仁卿力居多渝水道中弁有饋兼金者却
之厲奉常聞而掀髯曰真吾子也西吳茅元儀幕贊
孫高陽高陽觸璫解兵柄修郟者借茅傾之茅兵曾

俠膽詞人之雄顧妒者欲殺爾君毅然爲主亭邊垂柳一兩人婆娑其下憤吒古今鈞銖聲律無虛夕計茅蓋三客是亭云己巳疆事隕奉常引疾歸講性命經濟之學戶屢恆滿不及接者君分而教之張南軒父子后僅見者會宋給諫攻以品行卓越具疏薦催檄相望君不欲一節成名遂不赴丙子邑陷聞父變於容城慟幾絕少蘇縋城夕奔斂殞如平時禮訖迺匍匐詣闕陳情曰臣父起家進士筮仕農曹以借發金花被謫光廟賜環改補樞部天啓閒贊輔臣幕畫

於山海忤逆璫荷蒙龍飛起陞尙寶尋陞太常寺少卿予告回籍村居去城三十里奉親課子不入城市忽本邑告警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迫存亡之會朝廷乏仗義之臣單車入邑則見土堞初完隍池正涸烏合未練枵腹不果兼以邑令嬰疾而邑政奏成於令幕軍法不振於鄉紳亦旣鞠躬終遭掣肘此時臣父唯誓身與城存亡而已七月廿七日臣父親守南門鼓厲各面歛東北隅陷衆潰不支臣父端坐被刃而死痛維臣父念邑當涿南保北

定興府志卷之三
四
宜若睢陽之障江淮且年來多故忠義風微人思倖免故獨堅必死之心衆厲無生之氣捧一璞以塞驚波藉杯水而撲烈焰以投閒之吏爲朝廷以抱病之身爲梓里臣父之散地空拳力竭死義與關臣王肇坤之乘驄擁豸事裂死官其忠則同而臣父更苦假令人盡臣父一隅可保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旨下所司議卹歸候聖次君偉幹廣額美髯脣如渥丹腰帶積然幾同庾信奉諱以還則膚削色墨右肩頽兩耳腊步蹣跚

欲傾蔬食日不兼甌其扣閨時予一見以爲憂踰小祥果以鬱毀沒人誰無死君之死死孝足矣寧以人間之四十有六論春秋哉予與君少日俱爲宋公所賞堂命之締姻后君冢嗣盡心室予長女蓋伐柯乎尹蹇修乎文尋盟乎總角異矣戰則迭雄出爲連璧徵逐文章倡予和女者垂三十祀每一篇成郵筒相命晨恆停櫛披函夕或索火讀字雖逢它譽弗算賞音擿及片疵登時塗乙自始交迨沒齒無纖芥之嫌奚啻勿相軋而已所著北海亭集詩文各若干卷予

刻之晉陽憶諸生就郡試卸鞍命酷耳熱后握臂言
志也君欲樹惇道義予猶沾沾於氣節文章今校之
君雖未霑國命而廉隅修飭器業穆然水之冰生於
寒人之冰生於正介君側曾有傾仄之容媿褻之詞
偷薄之行可容於君者卽鄰若里曾有傾仄之容媿
褻之詞偷薄之行不恐聞於君者若是則君志不盡
讐然見端矣予所期顧無百一副君不死予亦未必
死而卽死異日倘促膝如平生也當若爲謝君吾友
杜隱君越君至友也實聞此語

贊曰居恆意不滿者有三綦焉一高第綦厥眉軒厥
趾翹什伯中可暗索也君靜以溫與寒峻鈞禮操兔
園冊就之談娓娓不倦卽具掌故達國體從無僥言
於先輩一公子綦世所稱五陵豪胥敗子爾君知溫
貂勁鷗歟錦泥金距歟斷鄉登壟歟乃至室絕秀勝
館靡崽子足不識墓陵耳不聞雁柱公庭私尺如山
亦有鹿解元赫蹏否一文人綦神厲志凌病非腴理
湯熨可及君天子黻繡舞勺落筆驚人家有賜書瀉
首不節發爲文辭春容縝栗敘事本左國挾情類賈

董詩則有麗則無麗淫詩妖正熾嶽嶽獨矜體裁蟻
視餘子然文酒高會它人縣河爭霸君第視衡向壁
噤不一語古稱馮異之班功徐羨之觀弈得君而三
不寧唯是蓬麻之說中士謂榮上士謂恩迹君之風
義蓋威鳳以九苞奇而匪因丹穴奇者也況於阿閣
乎

賜環記

茅元儀

光皇帝臨天下甫一月聖政不勝書然實錄首復前
戶部主事鹿善繼官云善繼字伯順爲民部郎是時
神廟未遼事方棘餉中斷請發帑不可得議者以金
花百二十萬歲入太倉其改貯瓊盈非故事當仍還
司農以應遼急上不報伯順主河南司事適署廣東
司時廣東淞江福建三司各有金花解至伯順請於
大司農李公汝華曰與其請內帑不若畱金花與其
旣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畱如宸怒不測願身甘

定興府志卷之三
罪李公領之遂以應遼餉而後疏聞上不允頃之又
切責司農奪司屬俸一年是時主遼餉者爲山東司
於是與伯順及司福建湘江者各謝罪司農惶恐時
福建湘江者未發卽仍納內庫而請俟外解以補伯
順所已發閱三日上復令大豎至司農按司屬名伯
順曰爲此議者我也奈何爲諸寮罪與大豎講折再
三終不屈上於是奪司農俸兩月謫司屬於外鐫一
級司農益惶恐遂曰臣適署司空有事壽宮罪不在
臣銓曹責司屬主名以伯順獨應之而前所奪俸者

皆得安堵司農屬不平合頌於公卿閒伯順不願願
身當於是舉朝爭之上不報銓曹請謫伯順爲山東
鹽運判官上亦不報伯順候半歲餘引疾去不數月
有鼎湖之事於是光廟首復其官云神廟閒多伉直
敢言之士謫者亦累十百而言者不止上遂置其言
不復謫而人以謫者不復起亦不復言卽言亦以上
置之故時佻恣無禮而及事有關宮府未嘗敢爲執
也伯順不爲言而執執事之在金錢又上所最急於
是一二十年間似伯順以孤鳳矣光廟在青宮每賞

噴不置故首還其官夫光廟之德尙矣神廟於震怒之餘諸大豎復排謗百端而終止於薄謫其大度何如哉故舉朝敢爭之爭之言至或不可聽聞而上終不以爲忤此盛世君臣所當法也

題鹿伯順十五種認真草

孫承宗

今載筆之官曰史卽畫家盤薄亦曰史史家敘述媿媿期盡其人之真畫家阿堵三毛亦期盡其真約以筆無不致之情而後其真無剩致士君子任天下以真獨若斯史乎予讀六大經概不言真而真乃在經後世於百千人中標其一人曰真人曰真儒曰真忠卽英雄將相閒題之以真蓋古人情不外匿行不久遷善善惡惡鳧短鶴長夫亦人耳儒耳忠臣英雄耳無弗真而何以標真之名後之君子慙鳧企鶴竄

端匿迹當其棲遲薛越希蔭高華故膏脣拭舌祿飾
其寢悅及借翰晨風邁登槐岳啐嘗而頽棄之如齋
客如脫卒如寄禔之兒於此遂標真而別於贗嗟乎
苛廉纖謹規行焚溺而輕俊自將又或和聲於促柱
正不圖見伯順之真也伯順翛然清遠衷貯蛾眉姑
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真有古
大臣之風當其借發金花也署掾環請曰非專責何
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耳予快此語掾摹天下諉誣
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真草夫真起

於別贗而認真又起於贗之笑真卽如今天下談兵
媒進者贗耳迺若屣銓司馳邊徼對疆勁者三年習
十萬兵攜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
四百里封疆使金城千里雞犬夜寧同進者旅據大
位而身不拾一級卽聖明之世恬如也將無真乎渝
水遼澤疆陽却步乃褰裳就之頓歷歲時其護死忠
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逢
上怒大司農手戰落出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
人膽乎予每題伯順真材真品伯順亦稱肝膽患不

真故其衆推獨任衆趨獨辭惟是真肝膽而所至析利徹極精酌古法極細其夜思而旦營之坐畫而立斷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馬劇談卽千里赫蹏率真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所扶孤減賦泊司農司樞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真眊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其事具在諸書書又稱爲國求真才做真事其摹真而自寫以癡曰真者空而無私癡者頑而不解私予讀他氏論真亦曰息以踵心似珠在淵

蓋氣沈而神潛也伯順集不問苑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重輕任不顛利害蓋以真心用豪傑之才氣沈而神潛安得有私每謂天下事論不可負之己豈論不可知之人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是宜語儒語忠語英雄曰真而獨曰癡不解私夫私成於解耳唐安市卒乘高當集矢四應不亂文皇喜甚侍臣曰渠未思耳文皇恚甚嗟乎解人利害分明得無傷於思也方今日月中天黎邱不幻而或不識吾真予得持認真草比折筮之愛乎陸放翁以

文知人卽倉卒書牘符檄書判概見心能然則讀認真草寧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真矣

鹿忠節公集序

范景文

余自癸丑通籍與定興鹿伯順吳門周景文同試政司馬署中志意叶洽彼此以名節相砥期爲歲寒交嗣余與景文先後出理齊閩而伯順爲計部郎以爭畱金花餉邊左遷去余庚申入吏部引景文爲同舍而就家以原官起伯順辛酉余休沐里居移書長安薦伯順可入吏部議旣定時高陽相公行邊伯順自願辭銓相隨軍中五年量移尙璽己巳轉奉常浸浸大用矣心恢柄人竟移疾歸海內顛顛方以公出處

卜世道隆替丙子之變竟殉城以死嗚呼伯順生平大概若此矣其人固無需文以傳而余又論定其文梓之序之豈其人之必待文以傳哉則固以爲伯順之文也已愛其人者卽其人之片語隻字寶若天球琳琅況伯順之文實足以傳者乎方今雞壇錯峙輦輓徒工卽使振起作者之林步武先民之軌以是而稱詞人之雄止耳於世道人心固未有賴也今伯順文具在用意忠厚摛詞懇惻與君父言慈仁臣子言敬孝兄弟言友恭朋友言貞信上自軍國朝廟之容

下及閨闈帷房之故言必究情語無畱旨筆光墨瀋剝露血腥剩楮殘箋剗剔腸腎使讀之者歡愛鼓舞悲憤流連愾然以思卒然相感而中正之心油油乎以生由是而究伯順立言之意不模古不規今發乎情止乎義理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然此伯順之文亦卽伯順之人也垂白孺慕四世一庖家無嘻嗃人風靜穆其植本良厚矣故帑可以無爭也以續三軍之命而毅然爭銓可以無辭也急君父之難而灑然辭官可以無去也憤柄人之悞而飄然去最後

慷慨殉城計不返顧使素庇一廛咄嗟遇難或牽於
難割之家累徼夫倖全之金湯又或怵功令束文法
與存與亡計無復之乃死耳伯順有一於是哉然則
伯順固可以無死也夫可以無死者聖人不以之律
人而賢者以之自見至性所存不可強抑善學聖人
者孰如伯順乎軀命不惜浩氣常存扶進醇風廉立
頑懦伯順果死也哉因是而覆繹集中忠孝之語伯
順自爲寫生畱照人傳文乎文傳人乎則是集之有
功於天下後世匪淺尠矣寧屑與綴文之士計工拙

耶伯順自題曰認真真故人與文兩傳矣

鹿忠節公集序

茅元儀

往余落拓長安酒人中時天下新有大故士大夫以
及五侯七貴競向余問兵時楊都尉之子允諧亦時
相過從一日詣其家遇一老先生布袍蒼髭如窮措
大舉動朴直如田閒父迺視之精光炯炯非韋布中
人也徐訊之知爲伯順後再遇之張太常榻前見其
談邊事侃侃無所避遂與心盟又二年奉命參高陽
公軍事入幕見同舍生則伯順也自此則天幕地席
霜袍雨騎無不與共如此兩載餘而別伯順堅臥田

定興縣志卷之三
三
園余周遭刀鋸又兩載余以環召至其家未幾受上
殊遇旋觸讒而罷復爲勢人羅鉗舍其家歲且半伯
順入爲尙璽奉常而余以邊釁倉皇入遼西仍畱家
人於其家與之共避兵火出入生死復半載而余罷
伯順亦乞身歸子舍及余再被銀錙托身請室半載
而事竟伯順醉勞村舍余軒軒如故而伯順黯然不
勝矣再別六年余以勤王罷歸過其家而伯順已以
殉節死狼藉血肉淺埋闖闖間余哭不能起知其家
經兵燹不能爲殮乃脫驂贈之歸而謀所以永伯順

者伯順事功節義昭然耳目自足不朽唯有傳其言
而已先兩年伯順已自刻其言曰認真草吾師高陽
公爲序之乃簡爲二十二卷吾師吳橋公伯順之執
友也慨然爲壽傳焉余於是喟然而歎曰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朴直如伯順使無其言則清忠節烈
與日月不磨者苟非作者極意摹寫不足以傳其神
今讀其言不必知其居身立朝贊軍殉死未有不
見其鬢眉頤頰者也文人之言飾辯士之言僞見之
而靡然自失其所挾此有諸衷形諸外精光炯炯如

見其人可以知其概不待智者而後察也此高陽吳橋與余欲永其言之意也

金花始末序

孫 含

天下最急邊饑而饑遼更急當神廟末年庚辛之遼更急於饑大司農苦不給時藉邊需應內供而又或藉遼饑應他塞獨於遼重欲減兵伯順他日塞下曾言之是時伯順分司農子曹以河南司攝廣東司無可以應遼急適廣東解金花遂權以應蓋金花內供舊以饑邊神廟初方從司農內貯也神廟怒謫伯順官傾朝爲伯順請光廟御極始復其官伯順紀其事曰金花始末云嘗謂爲人臣子有最不可以盟心者

莫大乎揣主上之意注以爲逢而因以飾其所不欲任之心曰是主上所意注也然臣子清心事主誠念天下大計不難以身爲任卽主上所堅於不可瀝吾血誠以調護而挽回之亦可登主上於堯舜之隆況乎大柄獨持之聖人未嘗有不可轉之圜雖權宜之計也以之弼成聖德誠深計矣蓋神皇帝節財若嗇當三韓絳禍獨不恡封椿數百萬爲軍需是豈意注於嗇無柰臣下無肯堅執光主德耳因念人臣巧卸於任之不可辭旣以甘諛誣避雷霆卽其冒雷霆辭

諛誣則又輕於擲而不必其事之成伯順挺臂以當譴而曲計以圖成其於同心之蘭惟恐不濟而大司農之聞譴心折也又深懼其敗若事而重惜其有避譴之瑕自我貽之當其時非必有獨爲君子之恥而殊恨不明府載半以堅執光主德故其言曰主上卽堅未始不嘗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嗟乎伯順代庖耳旣無可同死生且無可同去就卽主上震怒而椽史環泣奄豎交謫卒不拔如山也無亦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哉世人以官

爲身有伯順以身爲官有官爲身有者不問官身爲
官有者不問身卽薄謫引疾去而曰神廟之寬大原
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古大臣善君過己類若斯
矣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廼可補金花蓋讀是
編嗟大司農需人而伯順之計忠且遠也

讀金花始末跋

孫 鎰

家大人每呼鎰輩品隲當世賢豪風概則曰未有如
鹿伯順之真鎰退而摹其真則又曰未有如伯順之
難蓋世人以難沮故不真而伯順真故不沮於難也
予嘗讀其借發金花始末以五日京兆頓欲復百年
祖規則難且上不欲臣下之借發也而天下疑恇疑
貨耽耽爲逢者旁伺之唯利當是時恃一誠相感也
則又難且外解甫來而催進之版遂急給之擬期而
實以外餉競疾徐于晷刻之間則又難且堂上之轉

園方快而午夜之叩呼更急秉燭草奏鬼神爲泣爭光采於嚴旨則又難且請畱請借不一題知便發舉念便置一官於度外至此更不獨一官爲念也則又難至主上震怒盡子曹惶駭卽坐客失色而公若欣欣於果邊腹也食自若則又難且旣發而主上宣索立補矣大司農銷銳願補矣迺獨持一不補以當雷霆之下則又難主上旣以薄罰而中使要畱勒問其事幾不可圖而公獨寓意於問以絕中官之望而惟恐應者之失辭也則又難至墨勅重治長司爲詬則

曰以朝廷臣子死生唯命於以動中官名行之心則又難自知不免矣猶惓惓乎念可爲於事後懼半廢於功前卽御札重懲竟不欲忘忠君愛友之心訟言於不用而釋負於一時則又難候命久矣一疏再疏惟曰畱帑金而不果旣不得遂其忠縈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耿耿大節曾無低徊身世之圖則又難嗟乎主上不與大臣不與中璫不與司掾羅跪而不與而公持之自若旣被謫而宰相爭之冢卿爭之南北大僚言職合詞爭之單詞爭之而公行之自若

然則公之難也斯公所以爲真乎吾嘗謂豪傑骨力必以自試而見故聖人論強不至不變之塞不見真強若伯順者其真能不變於難而真者乎卽同事諸君子有心有眼固同稱豪傑哉然論者不能不以公持而二司各進公去而大臣卽補爲朝廷祖制惜爲人主聖德惜也彼豈遂無真心也哉然真心於愛富貴者易乎真心於愛國家耳無亦認真者須從難入而庶克其全乎

馬房本末序

孫含

伯順之言曰以真實心任國家事此伯順自繪其神也余以之讀馬房本末而益信焉蓋伯順初莅監督卽悄悄於冒破之陋習思有以更張而洗發之迨奉諱歸王崑壁繼之不翅蕭曹代相李郭代將卒能相與有成嗟夫今天下無事無耗蠹而塞上脫巾司農仰屋朝廷亦無事不極其綜核竟難可底之績夫何不盡取若兩公者事事爲之釐正而令天下徒攢糜於不可爲也天下人寧盡不若伯順亦寧盡不若崑

璧之若伯順乎弁髦其事者不爲也傳舍其官者不爲也眎以爲錙銖不必急焉者亦不爲也予以爲總之不以真實心任國家事耳蓋國家任之以事卽畀之以有爲業履其職矣烏辭其事故職不論崇卑也事不論纖鉅也真實任之皆有以利國家國家原無贗職虛事也然真與實相須而不實更足以亂真故求真莫如覈實而覈實莫如去害如苗然去其害而螟不食心蠶不食節蠶不食葉蝨不食根則實完矣天下膺事事之虛名而不爲事事之實任者無亦有所食於中而自失其真者乎家大人題伯順集以認真曰寧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真天下而皆認吾真焉國家憂難任乎崑璧亦自認其真以認伯順之真故能相與伯順成邪許之助彼藉口存體豈詎無真者特不認耳天下事以體之不得不存而究至莫能存其體皆起於不認吾真以不認人之真也何得認真而不愧伯順者以實心任國家

籽粒本末序

孫含

國家自一算以上罔不事事需百姓卽一命而官稱
媿以行亦罔不人人需百姓然天下卒未有一事一
人爲百姓念者卽如有田有租有額至大兵大役輒
不難溢額爲應聲之征然額之中污邪苦溢甌婁苦
曠而武健詬以敲扑拊字徒有攢糜蓋飛芻輓需不
獨黃腫而節食則喜增賦則喜天下爭以刻核赴功
名之會遂至節於必不可節加於必不可加前與後
相仍數節而塞下無兵矣數加而天下無民矣嗟乎

孰知小節之成大費小加之成大空也陸宣公當德宗朝曰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蓋是時急求於外故無貸於內而足然周禮歲辨其可任與其可施舍者國家經制許據見年等第科差不依舊籍至有司行田爲蠲免有土磽而誤高其等錯上而偶變爲下許以時酌劑如生口之登耗而更其額獨以入不給出而額輕或可移重額重則不可復輕故人逋而田蕪卽併責於土斷而流庸載道富已襤褸古人謂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逋爲不可而況以積

年之歉了積逋乎伯順所爲拊膺於范陽籽粒也余讀籽粒本末殆伯順小試其宰天下之遠計乎而竭其力所可爲圖其誼所當爲故化離是閔熏轍不問凡黃綬斗倉而上可以引手爲援無不疾呼而與其其成故積蠹立剔小民釋重負而休於蔭善矣陳孺宰天下如斯矣比戶而呻吟曾不一詢其苦安問天下哉嗟乎今天下息盜而驅其民以益之闢田而逋其民以蕪之余終望伯順以天下爲范陽也

粵東鹽法序

孫含

鹿伯順每爲余指數人才輒口袁滄孺不已以其畱
心計九邊鹽法而疏理淮鹽有成效也曰尋端緒於
河決魚爛之餘運經畫於捉襟露肘之日滄孺真有
心人哉余讀粵東鹽法知伯順所以許滄孺者蓋鹽
法之興所以餉邊也而其所以爲調盈縮均利病鹽課
邊儲互相關通者其權一制之於公上而下不得私
下有私而上過行之所爲難也夫下私而上過亦苦
於無法而已故議清鹽利不得不議用鹽法是亦有

法則官不虐官不虐則商不好商不好則鹽盡歸引
鹽盡歸引則餉盡歸公不然利不歸上害乃在下而
中飽奸人弊殊爲甚爾故懲往事之弊爲經久之圖
動深長之慮而不狃目前之安所謂就事勢所久偏
枯者爲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爲之疏導化私成
公因利爲利補歲月而佐邊儲伯順所爲議與粵東
曠然更始也乎粵東遠在五嶺外稱樂土人戶幾五
十萬口幾二百萬是而鹽盡以引行不以私行也則
餉有不足以爲國用者哉故利權以有所假借而成

私壅物力以無所節宣而成坐困持籌者所爲鯁鯁
深計也伯順十四議類畫利弊如摘所痛苦而予之
禁方舉而行之官山煮海真足以資度支而裕國用
不獨粵東可行也至於更任職之議有可重嘅者蓋
凡用人予之以可貴而後可責之以自貴國家眠鹽
政爲穢途領其事者多貲郎不則皆無名行之破甑
夫朝廷之上原不貴其事而以官市人彼亦安得貴
其職而不以其事市也近者議改正途如伯順議使
法在必行則變通之權久而無弊卽粵東可以概天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三
下矣雖然袁滄孺不嘗疏理兩淮清課數十萬乎弊
端清而奸人不便之卒受忌以去天下竟莫能明也
是其責又不在司鹽政者矣

福建鹽法序

孫含

昔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周官鹽人職鹽政以共
百事至管夷吾謹正鹽筴而鹽始爲富國之資至漢
大司馬屬官若幹官若兩長丞若水衡都尉若均輸
官皆主鹽事而領鹽之官始繁治鹽之法始密國朝
立法眡前代益詳而法一志定公私俱足迨法廢而
國與商交困不可言矣今天下鹽司獨八閩一場歲
辦爲少而且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然其商告苦不
減他場課虧額亦不減他司故持籌者不得不議通

久之法善乎伯順之議也私票所以害公引者議永
革之私販所以害公幫者議嚴禁之包重則額難消
議惟格之便引遲則時廼失議惟速之便請乞不杜
則掣鹽官之肘土商不恤則慮奸豪之竊杜與恤所
急議也其所最激切而詳議之者更在於興化泉漳
之不食官鹽嗟夫天下無事不從民便亦無物不貢
土產獨鹽則徧國中行之而王土王民共急王利固
不問土產亦不問民便也天下乃有不官爲行者哉
祖宗之法度以傳久而湮遂以湮爲不可開之端天

下事類若此矣伯順所以有憂之也伯順曰天下事
治於有法天下法壞於有私法固壞於私而治私還
以法又曰法非爲一方設予以爲法天下如是矣使
天下共聽於法之中而不亂法以徇情不任情以任
法則祖宗之勅垂足以約後人朝廷之令甲可以計
久大是其效不獨漉沙熬波積雪飛霜功著鹽坂也
嗟乎以伯順之言而假令身爲試之吾知計百年者
必不爲補苴歲月之謀矣天下有治人憂治法哉

待放草序

孫含

士君子遭時遇主苟利社稷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
貞放逐譴謫之不加而得從容於急公之義固臣子
之本懷卽爲法受過非藉朝廷之地以博嘉名故放
逐譴謫當之晏如也因憶神廟時戇直之士多以言
斥卽伯順尊大甫侍御公亦以此謫若於利關封疆
事關宮府衆人所不敢執爭而能不顧主上之所忌
因不難以其官徇者無有也有之惟伯順一人嘗閱
宋事洪皓錄事秀州截浙東綱運米四萬於城下以

賑饑其守以御筆所起罪且死持之皓甘以一身易
十萬人命廉訪使王孝竭以違制抵臯將奏脫之皓
乃曰公能終意更得二萬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得
蓋金花不急於綱運枵軍不減於饑民神廟聖明度
越宋帝遠甚何伯順徒有洪皓之事而所遭皆其守
不皆孝竭也不亦重可惜哉雖然伯順固已安之矣
其如疆事何亦其如國事何嘗見士大夫當放廢之
際多爲抑塞無聊託之斫地悲歌以自抒其魂磊之
氣而伯順待黜闕下者久之顧獨從容筆札且無語

不言念君恩如所云不敢藉逐臣名色真覺去國一
身高名千古語爲悻激矣至若始而赫然震怒幾不
可測繼而申抃之牘不報擬謫之牘不報伯順請亟
之疏再上而亦再不報竟聽其浩然以歸也而亦不
問草莽之士於此有以窺神皇之深心焉矣

典餉草序

孫 含

蓋自東方有事而兵餉之徵求筋髓爲消脂腫悉罄
乃兵愈難已餉愈難已而典兵者不問困盈虛必欲
增餉厚兵以嚴守禦而典餉者亦不問敵衆寡必欲
減兵就餉以奉綜核故兵與餉分至兵或以餉窮餉
或以兵窮天下之民窮且盡矣而烽燧則未之盡也
兵餉其能已乎故今天下急典兵更急典餉典餉得
人與典兵者爲壘篋之應以急同仇不與之爲水火
之分以執異用旣無以枵腹於兵使兵單於伍亦無

以罄室於民使民虛於社則社稷以安矣當伯順之
典餉也外來之解不前邊聲之呼日大新設之庫如
洗帑藏之扣徒厯設其時三事大老盡如伯順之急
衆人所未急而廟堂與邊鄙相呼吸王居蚤渙何至
費如許金錢也昔熹廟難發蜀變及造車之帑時家
大人於講筵曲折解譬卒以得請蓋宮中之所藏上
原非恠而自注第臣工未肯擔任而相爲諉誣中與
外無同心議與任無同心大臣與小臣無同心遂予
主上以恠嗇之名而邊鄙無以裕飽騰之用此伯順
兩疏請帑所以難同心之助也予嘗聞之伯順其所
娓娓顚畫者皆筦鑰之經茲不具載卽兩疏所衆人
不以爲急者而伯順乃不緩衆人之緩卒至衆人急
伯順之急而已緩矣伯順之見畢竟何如是時正熹
廟初年天下之故無若今日之多而今天下之急餉
眎當日何若伯順高臥東山能無懔然今昔乎

題鹿伯順典餉草

孫 銞

嘗論士君子典一職徵一事必其識足周萬物之途而不遺心足專一業之守而不溢力足付艱難之場而不蹶文足發肯綮之情而不隔乃可以任天下而得其要以行其真摯之心力蓋養繇基試全力於尋常而後穿楊乎百步之外予於鹿公之典餉知其概矣鹿公之典餉一職一事耳其識靡不爲餉用其心靡不爲餉用其力又靡不爲餉殫當時已共傳其事而今獨行其文予及讀典餉草知其全矣其一疏再

疏冒諱而非以沽名撻疾而罔敢或懈直欲宮中府中合爲一體典兵典餉聯爲一局以賈太傅之流涕抒忠武侯之訃謨其識超其心專至片札隻言或攢眉於未獲或快襟於旣合淋漓慷慨寤寐於斯必欲俾天下脫盡嘗格而共營大算其力全其文遠斯豈典一職徵一事者所能幾哉公每語人曰吾心癡力莽爾夫心癡則勲名祿位不足動其念力莽則成敗利鈍非所介於中然不有識之周而文之顯也當時又何以成其務而後世又何以傳其業乎吾故曰公

之識周萬物之途而不遺矣公之心專一業之守而不溢矣公之力付艱難之場而不蹶矣公之文發肯綮之情而不隔矣是可以出而任天下以行其真摯之心力矣矍相之圃寧需穿楊百步而識絕技乎又安不識絕技也

樞曹草序

孫 含

今天下最難者兵事故樞曹倍苦於他曹而方司更苦於他司當熹廟辛壬之際三韓兩河相繼淪陷而方司苦更難言其時伯順以兵略自農曹遷任又以能文理章奏若伯順者真職方哉國家六曹與臺省分職六曹以行而臺省以言行有不若而言者輒得露章故不若者讐之曾不敢以嘍喑爲齟齬猩啼萬笑阿匿之甘意自搖骨體久之而臺省習爲恆尊六曹習爲恆卑烏知世有剛腸勁骨羞以皓皓之質蒙

世之溫蠖若伯順者哉伯順之辯御史疏曰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又曰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概被臺省占絕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半此其意何壯品何高自是名臣丰裁其爲中樞辯御史則曰當各辦一付真實心腸先爲國家後爲自己爲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爲自己則爭執祇憑盛氣此其語何溫度何汪自是大臣風概至於申明國法不獲罪於堂官迺開忌於異我試思國事紛拏羣情沸沸其疏可少乎不可少乎蓋堂官掌漏舟之舵者也

故授意伯順而辭卽過激不以爲嫌身在局外者難與言矣至於議京營議捕營議招募議卹忠議賞功議譟兵議舊將及他種種類畫悉如敬輿剴切乃其大指在以精明強毅破情面化常格以振所久窳開所久鬱提天下英華果銳之氣而不使有罷繭不集之事此其心何公忠論何篤摯不其古社稷臣乎卽諸所應酬之牘皆關大政至若上政府書明職掌而慷慨激烈深切著明真足以悚當事之聽是其疏書盡人而可能而盡人而不能善矣伯順所謂非其才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不足識不足利害心太明耳於戲誰無利害心特無趨避徑也不然甯武之不可及也豈真愚也哉伯順之所以爲真職方乎

榆關草敘

孫銓

余讀榆關草而覘公之才之品之識之量之膽之真也公以恢復爲主以師相爲恢復之人舍恢復不能圖遼舍師相不能圖恢復舉朝有所護遂諱言恢復言恢復卽爲舉朝所不與公力圖恢復所以左右恢復之人而必不甘爲舉朝所不與師相不問黃扉公不問銓司將無同乎概觀金花始末若駁御史疏及奏記執政種種抗直豈其阿所好而是書中一話一言無慮不周左右師相蓋公以恢復用師相寧獨師

相用公於恢復也公今疆健雄萬夫矣卽榆關善病而氣未嘗不雄萬夫覺人不爲病困而病不能困人入殆氣勝而不爲氣困也其溫裕則春風爲襲其嚴毅則秋霜爲凜於時師相所未合於其心卽覲面而口不能然他人所未合於師相卽千里而心不能然蓋天下畏公柅其私故公饒負倔強名然公殊倔強於義所必不可而非一意拘要人爲抗直不顧事之成敗當其時合渝門謀勇如雨如雲有佻有誕有愎閉儉譎盡能隨勢道以正卽持款諸君子其大操金

七轉動一世而下亦能爲雌黃公略爲軌度而終不能軼公爲大謬卽如入都索甲馬器仗力能感公忠而轉所倚執政爲諄者至其玩中涓於掌股而馴其岸忽會不匿所精好又如尺蹠破庸人之論以開中朝之蝮而訓車訓礮訓弓刀舉八陣六花諸秘而馴之爲材蓋公之器望鎮懾人心而才能行其所必不可已故是時恢遼土四百里安遼生口五十萬簡練遼將士且十二萬蓋師相所行公無不可而公所不可師相必不行更有師相所不及引手而公饒爲之

遂用以佐師相爲大業而今且自拔以應主上拊髀之思蓋公嘗有覆疏云今日薦士之封章他日敘功之底案師相再出而恢東郡無非與公素所商略之人則薦士之封章果敘功之底案余讀是書而因服公之才之品之識之膽之量無一不真而不隨不激不佻不回寧細謹爲倔彊者乎昔諸葛武鄉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而前後兩表更覘公忠之大余何敢以文讀榆關草乎嗟乎車回潞水舟阻鹽溝薄乎兩逆之磔也斂

豪手而對柴門月色余讀榆關草甚不欲以品掩公之才云

榆關草序

孫含

榆關草者鹿伯順氏參督師相公幕於榆關作也國朝輟黃扉入紫塞以相權握將符者惟相公一人而伯順實左右之古來大臣出都軍事多以才望廷臣參佐幕府自唐宋來軍事最著無如裴晉公之征淮西而韓退之實爲行軍司馬故問所從誰退之可謂依倚得人至於斷與不斷一言淮蔡之功竟以此成而且以起八代之雄文撰次平淮西碑古人上馬討賊下馬草檄大才固若斯乎余以退之擬伯順當相

定興府志卷之三
公攝司馬按畧邊政以伯順偕往時假伯順爲條奏
及自請督師並請爲贊亦如晉公使諸軍按畧還退
之條奏與合及自請行營遂請以退之與行至退之
以諫貶尋入爲祭酒晉公以黨擠尋入平章而伯順
與相公皆以中璫忌罷歸伯順尋以太常詔相公亦
尋召入政府仍督軍事相公之於裴伯順之於韓數
百年何其昭相符合也然而伯順之出處有非退之
可儼者退之以太子庶子賜三品衣魚出從晉公軍
而伯順辭銓司以本任職方主政贊相公幕退之以

贊平淮西擢少司寇入而伯順四年贊相公以守以
練以恢復纔尋資一遷職方副郎從相公生入玉門
歸田里至若退之猷略僅見其請乘遽入汴說韓宏
使協力一段而伯順於蘭石渠荅具有深籌茲集中
無論鈐略足以參相公所未備而參相公所未備者
亦不盡於茲集其所爲醒羣迷破世疑者人卽未必
盡解而功在社稷遠矣余故以退之爲伯順儼東坡
謂退之云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
之怒勇冠三軍之帥參天地關盛衰浩然獨存余取

以讀伯順榆關草識伯順焉

奉常草序

孫含

選在庚午余客京師伯順招余金臺館時伯順病甚
 猶念相公不已余亦言念伯順之病未已也如是而
 相依相慰於慘淡徘徊之際者累月日余以航海趨
 東郡別去迨捷書入奏伯順乞歸而上以清勤畱之
 再疏乃允伯順是時為奉常是編其奉常草云蓋伯
 順以奉常亞卿攝大官丞事所司皆天庖鼎鼐固不
 問容臺業簾也夫朝廷予之以官即責之以事滌源
 疏委雖竹頭木屑無不可以益國家總在畱心國計

者其真心籌度爲何如耳故卽大烹之糶勺而以伯
順爲之議汰議變舉相沿之私利出可佐縣官之用
若是者以事爲官曾不以官爲事以官爲事則得其
官卽以爲事以事爲官則盡其事乃所以爲官居官
而不盡事朝廷亦烏用此官哉故椒桂之馨辛豔醢
之嗟鹹或以爲嗟嗟之味不足調也不知慎所之於
鼎實糝衆材以調於心而趾不顛耳不革足不折我
仇不我卽始以調金玉之鉉利聖賢之養不然嘗一
嚮而辛鹹甘苦不可告人非不自許曰愛吾鼎其義

失矣予讀易之鼎以剛得中無亦以剛爲正氣而天
下之重力能任之也當伯順相與家相公于役以迂
璫歸而世際清寧相公仍爲餘黨所抑揄迺不敢直
叱相公而假於相公之所用其意原不爲諸人爲相
公也伯順直爲諸人以破衆人之意卽相公亦嫌自
白以爲功而伯順乃終爲相公寃不功之罪不難表
暴諸所用之人卒使我仇有卽終无尤也其庶幾鼎
之剛中者乎蘇子曰剛者必仁伯順之仁天下大矣
今天下公餼何如顧安得伯順任統均撤籬棘將相

定興鹿氏家譜 卷三 三
說之羹梅調乎上下不獨以鼎食者肥也吾知天下
之重任如鼎程其力伯順足以引矣

讀奉常草序

孫 鑰

蓋家大人讀鹿奉常集而題之曰十五種認真草業
爲詞弁其首余兄弟遂合分十五集種種爲敘鑰不
敏奉教於公最久公之任奉常也余兄弟造室就教
者累月而知之又最真因讀奉常草而爲之言曰嘗
聞聖賢之開濟以心豪傑之揮霍以才故心不必盡
識於豪傑而才不必盡當於聖賢豈非謂聖賢自有
聖賢之真豪傑自有豪傑之真與然時之所乘位之
所藉故有不可以同日語者公以真心抒其真才故

於事若木必披其根若水必探其源而扶疎瀾潘之閒曲體而不遺卽爲人一解紛也罔不以滿志赴之若身蓋心察於竹頭木屑之微而事愈細見愈真身入於患難憂疑之中而言愈戇氣愈直故當其成敗之未形卽素知公者亦未嘗以爲必可爲而許之也率至水落石出成敗已見卽素不知公者又未嘗不許其必可爲也真人作用固不可以意見敷與讀編中語規所行事或曰魯連或曰陶士行要亦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耳是烏足以盡公哉公以四朝夙

望敷歷中外廿餘年天下仰之如麟鳳如蛟龍望而知其瑞仰而思其澤矣主上方以清勤褒公之品當必有以盡公之才者而公遽以病歸是以天下之頁揭於麟鳳者愈急公病久勿藥其爲身者真矣可無餘緒以及天下吾知公必有以真慰天下之思者迺仍竊真之意而爲之語欲修真豪傑之業者其須真聖賢之心

無欲齋詩鈔序

李光地

詩之格歷代屢變然語其至者則不離乎虞書言志
莊子道性情之說苟其志高矣性情厚矣雖不能詩
固所謂風雅之宗也漢魏以降陳思靖節之詩獨邵
千古者所處皆不逢而二子者志甚高性情甚厚忠
孝發於中節義形於外慷慨纏綿而不可遏故其超
邁之氣淳古之質非夫搜華摘卉者所可庶幾在唐
則曲江杜陵由此其選也夫聲病之說興而言志之
功隱律切之體盛而性情之道微君子以爲刪後無

詩者蓋有激乎其言之而豈真謂彝秉生厚可殄絕於天地之間哉明季前輩忠節鹿公純忠至孝苦節清修平居尤孳孳於講學問道化行鄉里今子孫收其遺稿有古律詩若干章無非至性大義之所流溢夫詩人之欲工者刻畫風物鏤鉤肺腑晨理機杼日昃成文然求一語入人之深而不可得何者彼其胸中無是也觀公詩如操筆直吐者而宛轉曲至使讀之者若親見聞其義形之色憤慨之聲深情遠慨猶足以敦澆振懦於無窮韓子有言此真得詩意餘外

徒繽紛故余謂論古今詩之高下者但當以人定之孟氏所謂頌其詩知其人論其世不易之論也

鹿忠節公年譜序

陳 鉉

先師崛起北方從傳習錄得所謂絕學者慨然以繼
往開來爲己任而江村書院天下共仰爲傳燈之地
鉉生也晚比甲戌始登堂日聞所未聞始知學問之
道在先立其大者大者何良知是也良知者何獨知
是也獨知者何知痛知癢之靈明是也鉉不敏方知
策厲而先師往矣嗚呼孤獨之竅若明若昧者迄今
三十餘年然頗從院深人靜時緬想先師之行己與
先師之持論輒歎先師之行己爲仁者之勇而先師

之持論爲有德者之言也今年夏四月謁徵君孫先生於蘇門先生愀然曰凡古之君子歿而志傳碑銘之外又有所謂年譜者備載其事以示後人子之師爲一代理學真儒殉城後完名全節天下誦之雖諸君子表章已力然非年譜恐猶未能詳也夫年譜之任吾以屬子子其勉之鉉唯唯歸來寢食勿敢忘卽取先師已刻之認真草未刻之三歸草一一繙繹之閱三月而得其時與地復閱三月稟成但媿識卑筆弱如拙工之寫真尙未肖其面孔又安知所謂頰後

三毛乎雖然所恃者有徵君孫先生之筆削在

北海亭記

茅元儀

有亭巋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居之旁覆以茨
塗以堊棟柱椽楹以及構櫺栝廡靡不曲弱不中程
擗插以爲垣僅僅蔽風雨而長江大河之南北莫不
仰而頌曰此北海亭也創於侍御公以之訓伯順寒
暑燥濕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去伯順又以誨其子
石卿石卿寒暑燥濕於是者又幾三十年舉天啓辛
酉畿內第一人當吾鄉魏子孔時爲行人時嘗策蹇
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有倡和吟咏傳於時是時

定興府志卷之三
石卿猶爲諸生伯順亦郎民部及石卿膺鄉薦伯順
同余參高陽公軍事石卿往來於遼亭遂宵無人而
行人爲給事中數年矣逮於璫其子子敬行乞過伯
順伯順之太公復館之於是子敬日夜號太公爲不
食也而所逮左中丞之弟若子亦繼館焉伯順抗時
歸周吏部之客朱生以吏部逮過謀於伯順亦館焉
當是時璫有最暱豎後雉以殉者曰李朝欽家亭之
左不數百武而司訶事凡諸君子之逮皆有力焉惡
其庇之者屢欲以中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璫禍猶

未解無論張儉之壁終破北海覆巢豈待孟德哉余
幸不死於璫而爲頌璫者所厄復偃於其中者三載
嘗爲范陽烈士詠有曰奮腕招義徒傾家競相從張
儉徒壁藏箕踞笑孔融轄車未出門纍囚已及宮張
儉徒一人孔融易爲功天下之頌北海亭者其歌之

北海亭集引

范士楫

丁丑之杪予將謁爲吏篝燈獨坐爲短歌寄懷石卿
其亂曰燕關二子共逃名白眼江湖短髮生今更折
腰事權貴應賺當年鹿石卿詩成未寄而君以痛父
構疾不起當年字疑爲詩讖然亦略見吾兩人心期
矣次年春予捧檄過里哭石卿於江村執孝子之手
謂石卿已矣詩文在不死也當刻之差報知己嗟乎
石卿負曠世材與予總角之宴每試有司宰相甲乙
而予自分不逮且遠天啓改元君以春秋冠京闈名

噪甚兼伯順先生爲之父道德風節爲一代龍門文字之交不可謂弗廣矣乃石卿每有締構必切切示予心折予之不阿所好也鍾期無恙而伯牙先違人間尙有山水音哉石卿德器穆然際其時可霖雨天下而阨於年僅以文章自見非志矣更令散逸不傳責在後死向取道上谷也高陽孫楚惟清苑潘君美皆君素交諾爲集序居無何俱殉城天生才實難而蓬艾刈之交遊零落一至於此不獨爲存歿歎矣至其詩文之格價存以待海內具眼天球大貝懸瓌結綠豈待先容之口乃堪敵國君冢子靜觀吾壻也盛才有閔志其以予言諭孫徵君啓泰以爲何如

北海亭集序

茅元儀

鹿伯順先生以忠死其子石卿遂死孝其友范箕生刻其北海亭集序之曰石卿德器穆然可霖雨天下僅以文章自見非志矣高陽孫楚唯清苑潘君美皆諾爲序無何俱歿難孝子靜觀其以予言諭孫啓泰啓泰命予敘之靜觀復以請嗟乎箕生知君矣我向諾傳石卿得箕生穆然之言已無所容其筆箕生又言文章非其志其言至矣吾何以益之哉我嘗讀許氏書謂天之下地之上有黃中者隔之不忠不孝之

氣薰於上至此而復下爲疾疫兵災唯忠孝之氣直達於天則君家父子固已騰黃中而上之而我猶敘其遺言與膏原膏野者雜陳於天之下地之上不亦汰乎雖然穆然者不得而見之矣猶見於其言穆然之爲霖爲雨者天下不得而被之矣而頌其穆然之言漸習其忠孝之概可踵君之父子以薰聞於天而不以不忠不孝者爲黃中者所隔自上復下以爲疾疫兵災致如君之父子亦以是而死其忠死其孝使人欲見而不可復得不亦休哉北海亭者予嘗以禍

迫病僵爲君家父子擁臥於斯因念如予者數人矣故帚筆而顏之今再過三過亭如故而其人往矣天下後世思見之者豈予一人哉當序而傳之矣是爲序

北海亭集序

孫奇逢

北海亭者太常公所爲延海內之英人彥士茗上茅止生三止於斯因而署其室者也北海集者仁卿沒予與君異輯其詩文於斯亭箕生刻之因而名其集者也先是太常認真草十五種成而詩不與焉予曰何獨遺詩太常曰固不欲使人名我爲詩人也予曰何獨刻文太常曰亦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也第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亦恍惚而不可據故偶借此語言以寄其行事並不欲使人名我

爲矜名矜節之人也噫惟無矜名矜節之心故利不趨害不避坦然揭日月行卒以忠死其詩與文亦皎皎獨行精光不可沒滅仁卿之詩文具在其格律與太常固各有面目然不欲以詩人名不欲以文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太常之難竟以鬱悴憂勞而死忠孝兩倫父子分據總之各以勢會適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粹然盎然完其所以爲子卽完其所以爲人又何恨阨於年而功業未見於世哉仁卿以辛酉冠京闈

聲光奕奕居然有干仞覽輝之望然仕進之念淡如宋給諫薦舉部檄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潛見二心乎父歿之後不茹葷不御內親知有以醴酒乾肉勸進者曰先君子血漬園土慟心欲裂恨不早隨地下此物何能安之知者謂與魏忠節子學伊慟父死孝南北數千里前後合符忠節父子亦以患難接踵榻臥北海亭者也集成靜觀以子四世之好屬爲序之予知仁卿之不朽不獨在詩與文矣靜觀駿才煥發行且以詩文名天下諒亦不徒使人名爲詩人

定興縣志卷之三
也名爲文人也

家訓序

孫奇逢

古來象賢稱難尤難於累代高賢之後以視靜觀氏何祖燕孫繩炳如也靜觀少稟祖太常公教鳳毛蔚起洎太常殉城難靜觀舉於鄉已又奉伊考解元君之諱手三弱弟上食會大父淚隨七落嗟痛哉靜觀顧念祖父身殉忠孝高祖侍御實用直諫導崑崙至會大父夙敦孝友尤以拚軀急左魏諸君子之難誼高千古淵源懿烈萃於熒疚何得痛而忘懼暇則手纂高會以下遑還家信聿當耳提題曰家訓蓋一家

精神流注絕不及私卽寸楮往復罔不於倫常大義
洗發彪炳淵源厥有自也以啓曾大父軼然爲加一
餐曰有是夫孺子志氣可嘉也予獨謂而祖若父文
章垂世從德性發皇何啻震霆破睡且不睹神廟間
諫章光日月者誰歟經國繩家燦若球璧而斤斤茲
纂何爲靜觀曰固也先業在天壤不穀惡能忘顧公
諸世者未敢私然私諸家者又何敢不私郵筒寸楮
一節而全體之所爲備韋絃作佩竊比滴骨滲血之
義云爾而是時適奉太常優卹之旨蓋太常殉難年

餘題卹未果嗣君匍匐叩閭實以鬱悴致殞一時大
忠純孝震涌星河無何贈廕祠諡煌煌交錫人謂精
誠所格也會有以廕秩爲大宗諷者靜觀則悽然曰
是言胡至於耳不穀少稟先訓名義大關聞之已悉
業徼芘鄉書又何忍祖若父化血椎心之慘先吾子
而後弟且奚慰曾大父衰年一勸予聞而偉之嗟乎
此詎可聲音笑貌爲哉居恆簡飭名行裕如耳而非
迫試於顯名厚實手足骨肉軒輊之衡則光焰不發
比於先嫩使捐軀不烈叫帝無靈而徒生博忠孝信

定興鹿氏家譜 卷三 三
友之名非倫常一大詬耶廢秩一節義概凜然靜觀
是訓不徒纂以手矣夫子臣弟友尼山實歎未能君
家祖孫父子各踞其勝予辱太常肺腑之雅四十年
存歿關心今可破涕爲笑則謂是纂也可以教慈可
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義名教干城有心人當不
謂予言河漢耳

范陽鹿氏世訓序

孫 含

余尋常披閱載記喜手錄人家門盛事爲談栝獨訝
世人多好指數若幾世科名若幾世公卿而其道德
器業足以暉輿蓋節義文章足以壯塊軋祖父子孫
一堂共證者偏不擷揆以芬吾齒故余所錄多非世
人常談又更訝世人之爲子若孫者於族黨之科名
公卿罔不指數如道家珍顧於祖父所手書訓誡者
不再傳而徒喟想於寒山腐草之間嗟乎存文獻永
箕裘孝子慈孫不忘本始固如是乎今燕趙閒節義

文章道德器業科名公卿兼萃而可並舉者海內無如范陽鹿氏其家居邑之江村去余邑百里自余識乾嶽先生面纔十七年登堂拜太翁稱猶子纔十五年是時孝廉靜觀未蓄顛髮越八年靜觀有子余遂得揖公家五世嚮於侍御公雖未親炙顏色恆披公所爲家訓而其論學大旨服膺在中宛如面聆呼召且數從封翁以下問太夫人起居悉今冊中拔簪事則余實見聞鹿氏六世矣侍御爲豫軒先生氣志凜凜皜皜與琨玉秋霜比質以麟經起家進士拜侍御

按三吳稱名使者諫言左遷卹贈光祿卿爲世鳴鳳生成宇先生少年有聲庠序棄其業竭力耕田以事雙白課子若孫若曾若元見爲名世潛爲令士受嗣君乾嶽封爲太常少卿而嵩嶽不壓之操衍家學爲庭聞世稱范陽義士以上壽稱中原人瑞乾嶽則抱積雪封霜之骨而不負園委屈以每其生以太常少卿林居就義天子所以錫稱者也公子仁卿舉鄉試第一抱雲日姿概出德善甲門以哀毀不措死孝蓋侍大尊於中衢恣所挹酌其一至明真則甘苦辛鹹

定興縣志卷之三
盡以適口而況合一家之料成味更一家之手成調
將鼻耳有周情孔思雲來有顏穎魯確也吾將以此
簡覘世人樂談人家門盛事者設仍以家聯蟬紫門
盈檠戟若華陰太邱爲可豔則其人可知矣靜觀以
封翁命索余序啓泰曰乾嶽生平極重咸若不爲欺
人之言者微子其誰以弁簡端余不敢諉故略言其
概蓋以國史鄉評不煩余詳而貽燕嘉謨披牘可見
又無俟余言也其恆嶽者封翁姪所存一幅亦忠孝
家門支子靈光也惜其後不傳云

祭鹿太公文

載定興縣志

杜越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五月庚午二十八日之辰爲
我誥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成翁鹿太老師窳窳
之吉先一日癸未門下士某等謹以牲牲絮酒酌其
靈而饗以詞曰從來赫隆顯燦無並萃一人之理故
盛美便伏缺陷非獨天道亦人事不可繼爾迺有卽
缺陷徵盛美而一人光焰益震蕩激發不可撲滅則
孰如我翁奇者惟翁仁心俠骨嗜義若炙可謂備天
下之大德矣身爲忠諫後復篤生我師以理學崛起

孫曾濟美節含五世可謂膺天下之大福矣剛果性成晚益怡神物外雲飛鶴住優游於農談樵話逕烟
牕霽餘八十年可謂極天下之大樂與大壽矣第人
或爲翁疑兼爲造物憾則以年垂羽化何不少延餘
慶終天年而令我師奉常爲之子以城守殉難死解
元君爲之孫以叩闈請卹死卽曾孫濟濟而連綿慟
躓不無感翁酷邁於造物不知此正一人光焰震蕩
激發不可撲滅者耳大凡天福庸人以全爲福天福
至人以奇爲福蓋富貴福澤代不乏人而賢豪有幾

卽賢豪亦間有人而如捐軀無地叫闕不靈偏就逆
境中成仁取義爲聖賢豪傑之結局又有幾是語常
固盛美爲尙而卒未聞子若孫手攜忠孝奉尊親爲
有歉於盛美而且非盛美之倍增光燄者故當孤臣
骨委血蔭魂迷平日所指五世一堂幾成鬼室此在
行路摧傷況衰年之父祖然論不待久自明天不待
呼自應精誠所結恩錫輝煌而天下大節烈出焉旨
哉歸安茅君之爲輓詞也忠臣孝子兩兒孫誠見其
大不然天業以七代躬逢隆其慶於重髦獨不能少

延餘慶於垂羽化之一二歲爲我翁壽也矧據翁行事證所期於孫子更相符合憶翁護乙丙閒黨禍諸君人或咋舌翁獨掀髯長嘯曰八十老人籌此已熟我子用忠義締好時賢今濱鼎鑊何忍不一引手且此慮不過爲老人陷死法死等耳牖下與闕下孰快此先侍御篝燈草諫疏語也翁言在耳詎一毫兒女態可夢見故於我師殉義曰死得其正於解元君殉父曰吾孫自幼無一事愧色至曾孫靜觀髻質捧賢書則毅然呼孺子祖德可思嗟乎此豈尋常榮辱得

喪生死囿其識者蓋劫數相搏天人似總無可奈何而實若幻出其境以洗發翁目擊七代福澤德業勲名節烈之極致故概生平常變其徵公福之全之奇而又何疑乎又何憾乎惟是某等執經我師之日久沐浴翁德亦與日俱深時軫其私時通其竅閒有出師友意言之外某等心喪如結方拭淚懿刑而杖履不復可卽以是不無介介若翁浩氣已隨河嶽日星共爲磅礴或伍明神或再挺生爲異人天柱地維終有賴耳以是酌翁終當掀髯一笑而又何疑乎又何

憾乎尙饗

祭鹿太常文

孫承宗

崇禎九年秋八月畿南之警大司馬奉賜劍率督撫
鎮道不能禦是月二十七日陷定興太常寺少卿管
光祿寺寺丞事縣人鹿公乾嶽死之以十一月三日
歸柩於江村里第其友人大學士孫承宗率兒舉人
鈐廩生銓憑棺而哭仍以詩哭者六十有四十二月
十二日且葬公侍御祖側乃遣兒試縣令銓廩生銓
尙寶司司丞銓官生銓庠生銓執紼而奠其辭曰天
篤忠良寧人固圉庸以康定我國家要惟世與衷合

定興周氏家譜 卷之三 三
才爲世適而旣篤其材不罄其任中糺紛而屢選外
訖躡而入亂如乾嶽公良足痛也公名世大儒匡時
豪略以慷慨之正氣爲入門漸致從容以忠孝之真
心爲持枯遂希賢聖爾其蚤抗金花中戡木葉有定
居雷霆之下無譁當豺虎之場抱疴而行邊徼秉誼
而撓權奸載際聖明躋身清禁有嫩必行無蝨不剔
然而伏奸側日狡類慘心傷衿契之乘危感正人之
未鬯仍成嘉遁豈厭承明嗚呼世之剿取喻張頓憑
通顯而口不言功公之經營締造盡屬揆籌而衷殊

無意蓋在恬辭鬧靜以廉頑去易就難忠堪立懦卽
涵養平而仍嫉惡如讐雖危急乘而若弄丸於掌講
明正學業發覆於羣蒙瞻護忠良定不回於九死直
以廉誠勁正力維一代之澆風將使庸瑣適回不點
中朝之雅化予稍能借其才而才或予掩世頗知重
其品而品竟世湮適以兵興方調輿誦假令六師奉
司馬之麾幢七萃入節堂之劍佩則赫靈鐘鼓立變
旌旗祖鞭何得不揚岐溝何得致敗況身當大敵必
不坐罟一隅略可遠成寧至力紬不戰然而同人之

議方集異己之謀頓亂蓋袖手以絕我世材則旁岐之擠公世難也遂使銜枚洄曲空辜雪夜之奇插羽浮屠不快南雲之恨嗚呼公死矣公不任兵而死兵矣公不任城而死城矣死何獨公也嗚呼師武臣不戰當死大吏擁兵不戰當死大司馬奉上命不戰當死而公獨死州邑陷有望而去不死曳而逋不死遮而降不死泥首乞憐不死而公獨死公何獨死也嗚呼人心之離合關天下之安危試簡一城之中士大夫幾人生幾人死幾人生何以生死何以死幾人以

生死之寡多驗離合之大數卽綢繆亦可寒心況搶攘會不滿志嗚呼公安得不獨死死安得不獨公也一紛而天下失膽再紛而天下失心失膽則人倖生失心則人盡死幾見志蝮抗言陵律抗敵公安得不獨死死安得不獨公也嗚呼稚圭之膽運豪傑之才武鄉之心竭股肱之力何渠不可用世而以公獨死乎以死獨公乎予方儼公以其生起天下之死而公先以一死回天下之生予旣爲公之死而悲天下寧無爲天下之不死而悲公嗚呼公真死矣痛哉予爲

天下哭公而寧哭吾私痛哉尙饗

德紀題跋

姚希孟

嘉善魏子敬以其尊人忠節公孔時被逮匍匐赴橐
篋時都門邏卒如蝟暫主於定興鹿伯順家伯順之
尊人出而見之相與悲歌慷慨宛然易水風調下榻
盤桓者數昔後忠節榜死詔獄子敬扶喪歸朝夕哀
號擗踊長至饋奠搏額一慟嘔血數升而死其死也
類於吳坦之之哭母其以父難哭死又同於華亭楊
忠恪之子故舉世稱爲魏孝子云余與忠節雅相善
然生平不識孝子當乙丑長至前數日在吾邑周忠

介景文齋頭見孝子答忠介書楮墨閒皆淚痕淹漬
亡何而孝子物矣孝子才高自舉業外發爲詩文如
彩虹亘天光華煜耀此詩贈鹿太公百韻敘述家世
父子祖孫田園耕讀之樂並其拯危排難翼雛抱卵
視朱家魯褒爲等閑事古道照人鬢眉如畫至於才
情渾森藻采紛郁懸河貫珠汨汨綵筆墨之外觀
其才魄器局當大有所就何不數月遂從忠節於地
下雖然臣死忠子死孝所就孰大焉便當旁魄千秋
豈止炳炫一時也至於秦庭哭泣北闕歐刃之際而

能滴淚和墨吞聲選韻非大
人子至德沁心豈堪
於沈痛中爲此太平點綴然則處常而太公父子遇
變而忠節父子相爲不朽無疑矣吳郡閩生道人姚
希孟書於京邸之大隱堂時爲崇禎庚午七月十有
八日追憶五年前乙丑之秋正孝子遇太公時也此
冊畱案頭久慘不忍跋竟又爲泣然伯順其藏之
不必呈似太公恐損孝懷也

介景文齋頭見孝子答忠介書楮墨閒皆淚痕淹漬
亡何而孝子坳矣孝子才高自舉業外發爲詩文如
彩虹亘天光華煜耀此詩贈鹿太公百韻敘述家世
父子祖孫田園耕讀之樂並其拯危排難翼雛抱卵
視朱家魯褒爲等閑事古道照人鬢眉如畫至於才
情渾森藻采紛郁懸河貫珠汨汨綵筆墨之外觀
其才魄器局當大有所就何不數月遂從忠節於地
下雖然臣死忠子死孝所就孰大焉便當旁魄千秋
豈止炳炫一時也至於秦庭哭泣北闕歐刀之際而

能滴淚和墨吞聲選韻非太公父子至德沁心豈堪
於沈痛中爲此太平點綴然則處常而太公父子遇
變而忠節父子相爲不朽無疑矣吳郡閩生道人姚
希孟書於京邸之大隱堂時爲崇禎庚午七月十有
八日追憶五年前乙丑之秋正孝子遇太公時也此
冊畱案頭久慘不忍跋跋竟又爲泣然伯順其藏之
不必呈似太公恐損老懷也

識乾岳先生因得望太公顏色雙眸炯碧如神仙中
人所談胥忠孝大旨且見其質心篤行若揭日月而
行生平周急拯厄瘞攘蓬瘡而起翳桑之餓者未易
更僕數其於子敬脫驂下榻猶是生平一節耳子敬
含辛濱死和淚吮豪感慨淋漓遂成百韻以歌詠太
公至德卽今弔往事者尋遺墨猶能令讀者心悲聞
者哽咽則忠節之苦貞子敬之純孝與太翁維持忠
孝之亮節苦心不鼎峙兩閒千秋如一日哉漫成一
絕系之不朽千言自碧萋宏血片楮猶丹稽紹衣欲

識太公高義在貞魂尙託此中歸

德紀題跋

孫承宗

此魏孝子贈鹿太翁詩也慘情高誼諸君子亦既悉
之子獨愧一時宰相無復如太翁耳有則調節嬈掌
股閒不至旁裂卽旁裂而當衆君子指斥必且如嘉
如琦力驅除之不至獐獬四嚙而羣賢狼藉以死嗟
乎自昔天下有少亂罔不忠義豪傑在野在下位而
廟堂大柄盡庸人其癡庸旣乏劍術其黠庸亦復借
滑稽藏其畏首尾之四大竟亦踉蹌潦倒爲奸人擲
揄頃使朝廷無托重之大臣而天下不復知有忠義

定興周氏家譜 卷三 頁
遂不知有廉恥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忠不惜
死而除奸義不顧生而扶正卽其志未遂身死卽其
身未死而小夫咋指爲危大人拊膺爲快迺以畱忠
義於天下而能國斯其人意傳所謂君子乎獨惜其
不代庸人作宰相也

上鹿太公一百韻

魏學洵

赴難趨燕市潛身向范陽日斜懷劇孟風古邁羲皇
跂德投村塢涓心拜草堂道顏函渾噩高誼薄穹蒼
直諒中無滓端凝動有坊格言遵矧燠朴性愛農桑
俊傑尊冰鑑鄉人敬彥方典刑黃髮備碩望白眉良
曄煜精神湛綿延福祉昌使君當日政吳國到今揚
封事傳金匱遺碑匹汜鄉烏衣矜世胄白袷故寒裝
韻叶芝蘭靜門流荇藻香愉容齊醴酌正骨賤膏粱
霈澤中爲滙鴻波衍益長赤駒歎汗血紫燕曳晶光

介節驚頑懦英聲震廟廊叩階爭內帑仗劍出危疆
齒嚼謀逾厲髯掀氣自昂誓師齊虎旅扶義奮龍驤
猛志匡中葉雄心蓋大荒參雲鋌棘白照日旆旌黃
弭節還京雒歡歌入建章此心靡敢懈多事許誰襄
翁本千尋幹堅同百鍊剛詒書休念父努力只勤王
日月銷兵氣欃槍墮夜芒平生交砥淬忠孝勉劬勩
雕鶚無凡翼鷓雛又獨翔奇文卑藻績寶色炫琳琅
萬國推冠冕千羣憚頡頏異才輝燁赫王父憺徜徉
昌熾追攸始逡巡謝弗當蒔瓜循別墅占黍候方塘

藹藹祇如舊源源方未央曾孫肩遞亞穎質璧成行
跨竹寧馨子擎書窈窕郎探懷尋棗栗得餌問餒餒
倚膝身何軟牽鬢吻欲張互嘲頻咄咄逸去更洋洋
樂趣茲爲極愁端總可忘健軀兼矍鑠砂磧恣趨蹌
騁馬恆辭鞚彎弓不避強豎標真邁俗作戲亦逢場
疎弈隨清簟高歌侑巨觥東遊期泰岱南眺夢蘇杭
卓犖談名勝飛揚羨裏糧繇來垂宦橐一意事田莊
負雪靈椿勅臨風玉樹芳旁觀咸色動語次却神傷
自歎衰頽日常依慈母傍視陰催食至撫背訊衣涼

母子互相察晨昏習以常弄孩紛躒躒怡老巧相羊
五世懽然聚百齡穩可望潘輿俄息駕孟幙奄空房
境熟疑猶在悲來悟已亡含辛收拄杖拄淚對匡牀
聲咽堪酸鼻余聞更斷腸蒿憂謔罔極莫算詎爲殤
怪事憑空降吾親陷世殃觸邪師豸角構禍起貂璫
緹騎奔騰出檻車竭蹶忙孤身羈狴狴酷暑困桁楊
大命危於綫嚴威灼若湯九天終靳露六月決飛霜
生子庸如犬窮途狀似獐脚疲空躑躅背爛只徬徨
慈訓潛相怵戎心慙莫量破巢憂殄滅廣柳速逃藏

草字模糊半愁腸次第詳南行情怛怛北望涕浪浪
兒已尋安宅翁誰送水漿無人與我信有眼總如盲
魂蕩渾難繫形枯迫欲僵人生徒縮朒遄死亦羞惶
長者深憐憫高言發慨慷輿情爭忿忿天道豈茫茫
共諒身如璧何愁舌有簧螯深今且散氛盡轉成祥
解絆馳騏驥開籠放鳳凰千年虛射塔七日莫依牆
死孝從無濟艱貞刻自將孫嵩忻寓趙張祿怯逢穰
逕僻稀行旅簾開得左廂拯危情激烈排患語鏗鏘
幕雀人爭鄙池魚俗屢防丈夫別有異長笑謂何妨

架帙紛紛啓園葵款款嘗暫行呼廐馬重到授衾囊
見我纏淒楚更端引悅康銘恩何可報拊臆不勝愴
老父娛家巷先生泛野航斯言誠獲踐小子劇能狂
濁酒乘新舸輕帆挂短檣遍穿薜荔洞亂舞芰荷裳
事過驚疑伏時平志氣颺浩歌摧下里苦調帶秋商
燕叟英雄概吳山豔冶粧啞言共一笑跪進介眉觴

讀明季魏孝子學伊贈鹿太公百韻詩摘四十

韻

李光地

明衰當晚造時事沸於湯亂象成郊野深根起廟廊

蠅營淪白黑龍戰混元黃占得守宮兆星搖宦者芒
晉君迷二豎秦國棄三良處士摧東漢清流湛末唐
祖宗優積累節義滾成行慘裂聞周魏彫殘繼左楊
卽家誅宿舊提逮出軍廂孝子紛營護忠臣自慨慷
緹縈誠可憫張儉豈曾藏烈烈名家子哀哀岐路傍
上書嗟聽遠避迹畏聲揚投命明知德抽肝發頌章
閒情皆懇款苦調反鏗鏘猶切完巢望終罹滅性殃
詩辭盈百韻才藻歎兼長宜作時之瑞如何遇不祥
瓊英灰烈焰碧蕙歿秋穰漫說身無就吾云行已芳

定興鹿氏家譜 卷三
不亡是聃壽何處論彭殤鹿氏傳忠孝燕臺擅族望
直辭批袞闕偉績佐巖疆子也遑將父翁言但死王
太公故韋素義問滿衣裳交盡南州彥亭齊北海香
奉常怡暮景閣老事高陽雨化江村席風移易水鄉
承顏伸稚慕蒿目激中腸他日孤城碎空身白刃當
賢郎哀毀甚魏子後先相始悟茲亭闢無心海內颺
平生多與許變故忍忘將直爲憂同病非因救有喪
草枯憐臭味狐死痛悲傷任俠寧堪擬求仁庶可方
山戎表孤竹昌國剩汶篁臣子垂千祀幽燕有耿光

斯人良繼躅況我舊乘障感彼蓼莪什賡歌爲變商
讀魏孝子贈鹿太翁詩漫賦三十六韻

宮鴻歷

四星宦者名天市帝座側甘石著於經烏能盡罷黜
顧此闕茸材止供灑掃役漢唐標季運稅政忽萌茁
初加謁者號旋典長秋秩甘陵南北部厲階漸已陟
李杜亦何辜駢踵受梏桎有唐訓約輩虎皮蔽羊質
終嬰屈釐誅不救晉侯疾沿流及明衰舉足踏前失
刊章劇秋荼投甌伴夏日凶殘甚恭顯周納過甯郅

定興府志卷之三
卓哉六君子甘死若飴蜜鶴田忠節公正氣天宇塞
劉蕡發讜言董狐操直筆心摧北寺囚氣盡南冠繫
親黨遭證逮妻子共牽率鹿公一代賢慷慨古遺直
臭味同椒蘭識分投膠漆破家能相容百口不遑卹
廣柳季布髡復壁趙岐匿魏齊昔羅禍虞卿棄官職
范滂初見收縣令欲投劾以今方古人寥寥有其匹
魏公身已殞令子病亦革覆巢既有徵完卵更無術
今讀百韻詩銜恩露胸臆豈惟忠孝並藻績亦閒出
天心果無知喪此百夫特古來任奄豎危亡固可必

封狐與碩鼠城社地甚逼縱有智計人安能鬪心力
微如緣衣蚤隱若處禪蝨爬搔不可忍燎衣害方畢
癰潰人命危一擲輸萬億此理竟誰悟鑒殷庶不忒

乾坤北海亭

在西江村數椽結茅不髹不繪傍唯園蔬幾
色灌木兩行叅伯順設橫渠比仁卿下仲舒
帷皆在焉天啓璫禍起封太翁遂以館海內
清流投止客栖者等復壁望者儼龍門矣歸
安茅止生題曰北海亭爲之記三十年後山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河雖杳睇仰如新滄州戴司農明說爲圖署
書加乾坤字而繫以詩

戴明說

爲載清流翦野茨冰心鐵脊是吾師此中有榻還懸
否夢到陳蕃欲下時

前題

茅元儀

忍見霜菅照碧銅雙顴猶暈昔時紅又將楚紀懸牛
角謾說天漿下馬鬢士論不煩推怒虎我悲垂老載
非熊莫言憂患終閒適雞塞壇高憶此中

前題

洛陽 張其珍

亭繫孤名何所因亭孤仍是不孤人非常自遇非常
客有德還成有德鄰滿壁琴書一榻夢繞村花木四
時新卽今指點多勞望恍若心遊北海濱

前題

天中 賈步島

北海亭孤江上村無江有水半柴門賢人星聚稱佳
會遊客宵停致頌言徐榻一塵不易下載圖千古足
長存英雄到此憐同調淪沒應須細討論

前題

上谷 魏一鰲

定興縣志卷之三
北海年來亭已荒廻思璫禍事堪傷春風不到畱賢
地夕照猶穿舊講堂義重醪金餘姓字雲深複壁尙
愴涼哲人逝去儀型在剩有江村草木香

前題

山陰 劉成章

淡水峙孤亭廻環樹樹青曾合懸榻月猶聚應占星
北海人何在西江地有靈感懷談往事坐徹見流螢

前題

邑人 杜越

幽林語鳥何關關逸興長扳桂樹閒蔭過畦分陳仲
水翠添窻入郭熙山丹餘度世寧耽靜綠欲依堂幾

易閒芝草垂垂光漢代東園移況可開顏

前題

邑人 許運復

複壁功高海內聞孤亭夜雨館斯文乘時下榻徐孺
子事後追圖王右軍如在應畱灰劫外繪來還借異
香薰多年過客思前事猶望江村歌慶雲

前題

太公從 善平
堂姪

北海亭依野水渠數椽茅屋幾區蔬蕭蕭夜雨懸孤
榻落落西風集古書百口不辭張儉難千秋爭羨孔
融居長畱夢影乾坤內往過高賢必式廬

北海亭行

邑人 范士楫

荆軻館前無弱草漸離墓田鬪鷓鳥奇絕乾坤北海
亭乃在白衣送客咸陽之古道一粒團蕉納萬里風
雨瀟瀟幾知己誰言管鮑一道棄如灰不信君子之
交泊於水封關惡雪識貂温搖天鯨浪見朋樽三十
五忠俱僵死於中左魏尤煩冤九廟神靈當夜喟大
中之兒光斗弟本收遺骨不自存萬部雷搜竟無地
端然複壁在江村片葉翳蟬度螳壁憶魯國男子匿
儉救楊彪雖值橫流日義憤無身憂闔須不中將豪

賢血成漚若盧置熾讐偏讐黨與鈞彼已兩不聞嗟
哉豈人謀勢危什倍孔亭名適與道扶陽瞻海日疾
惡防風薑隄麋脰絕國皋比橫曙光亭有耳不諳絲
與竹亭有目不識綺與羅老藤古木對慷慨雄干雌
鏌相悲歌亭頽哲萎直旦暮楓愁石怒江陂陀停雲
不散舊客或過欲呼槎牙蒼澹之郎山代爲主不談
不酒裴回日莫如君何

鹿靜觀邀過北海亭

容城 孫奇逢

慘澹西山來百樓重借止四載歷寒暄主人情未已

定興唐氏家譜 卷三 三
君家篤世誼拉我西江里洒掃北海亭歡洽濟世美
園丁繼盤蔬日夕佐薪水兵去室如懸豈堪爲君累
貧與道相親太常晰妙指衰年疎領略願與君悉此
復有相悅時清夜月初起

拜掃鹿先師墓感賦

杜越

三十年前事天高未可論香翻蘋在沼翠黯草迷軒
鄉月成隔代晨星老及門祇看憑弔處不替道常存

酌石卿解元

杜越

江淮濤拍岸孤子叫閻時暈豈白虹繞魂應碧血滴

地泉殉酷烈天闕鬱恩私却併關忠孝荒園待起祠

題爲靜觀纂家訓冊

杜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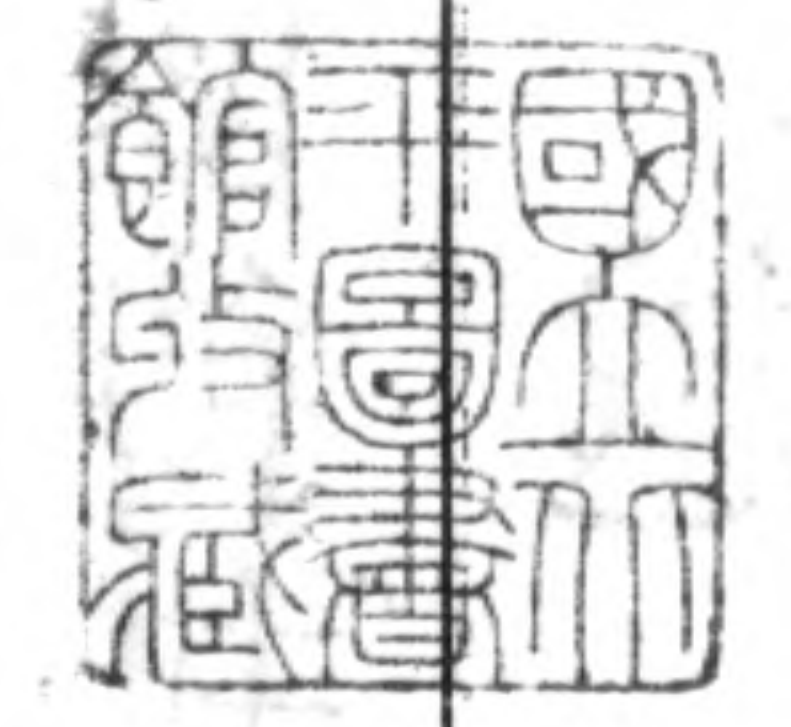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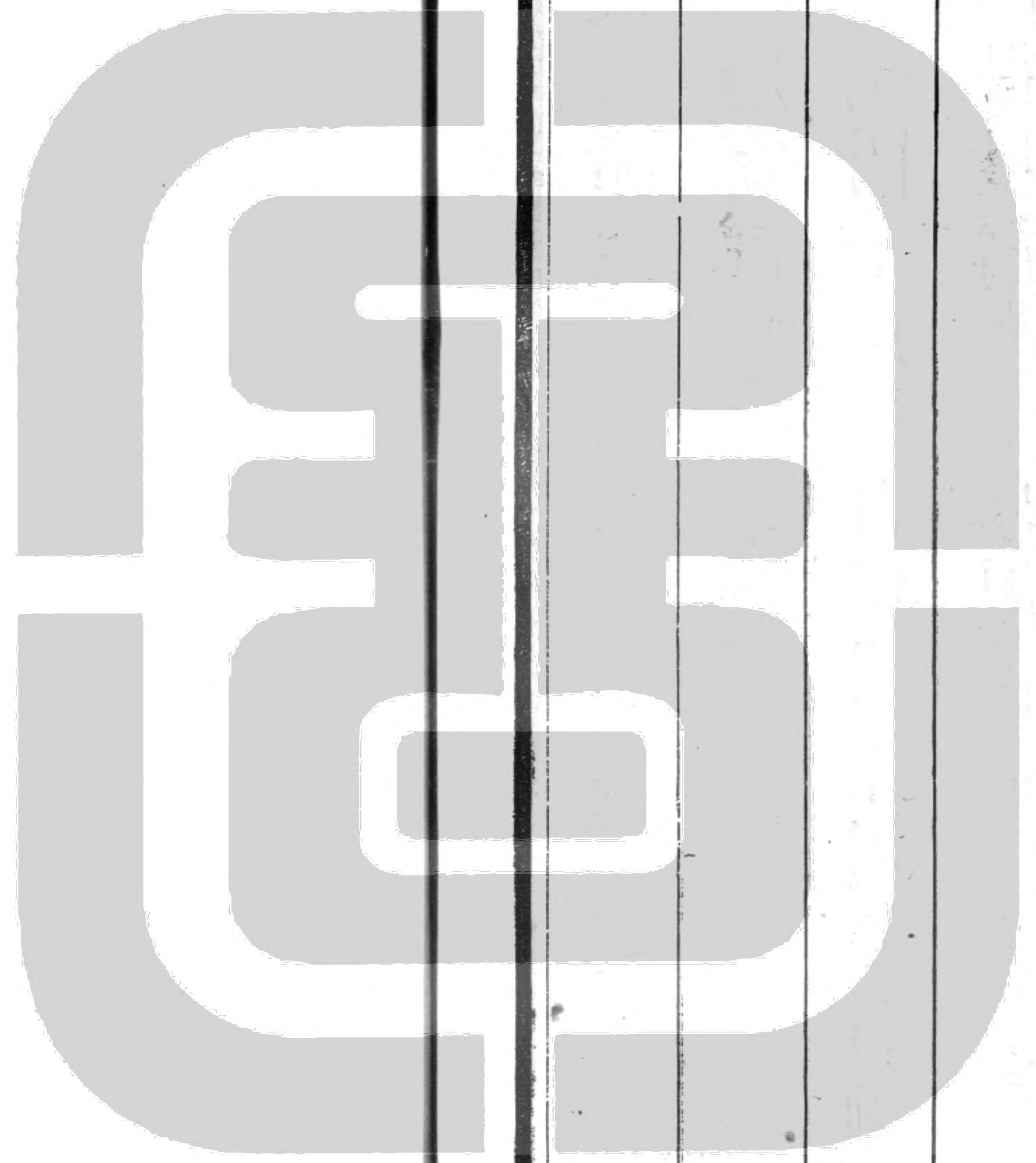
桐倚龍門千尺陰百年遺矩迴華簪攤來峩雪涵銀
管瀉得星濤疊玉琴漫詫赤刀光奕代況餘寶笈普
江潄汲泉天眼阿蘭事蝨簡何須覓斷金

定興鹿耳家言

卷三

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書

